



芝蘭與美初

顧一樵

文 學 研 究 會 叢 書

MG
I246.57
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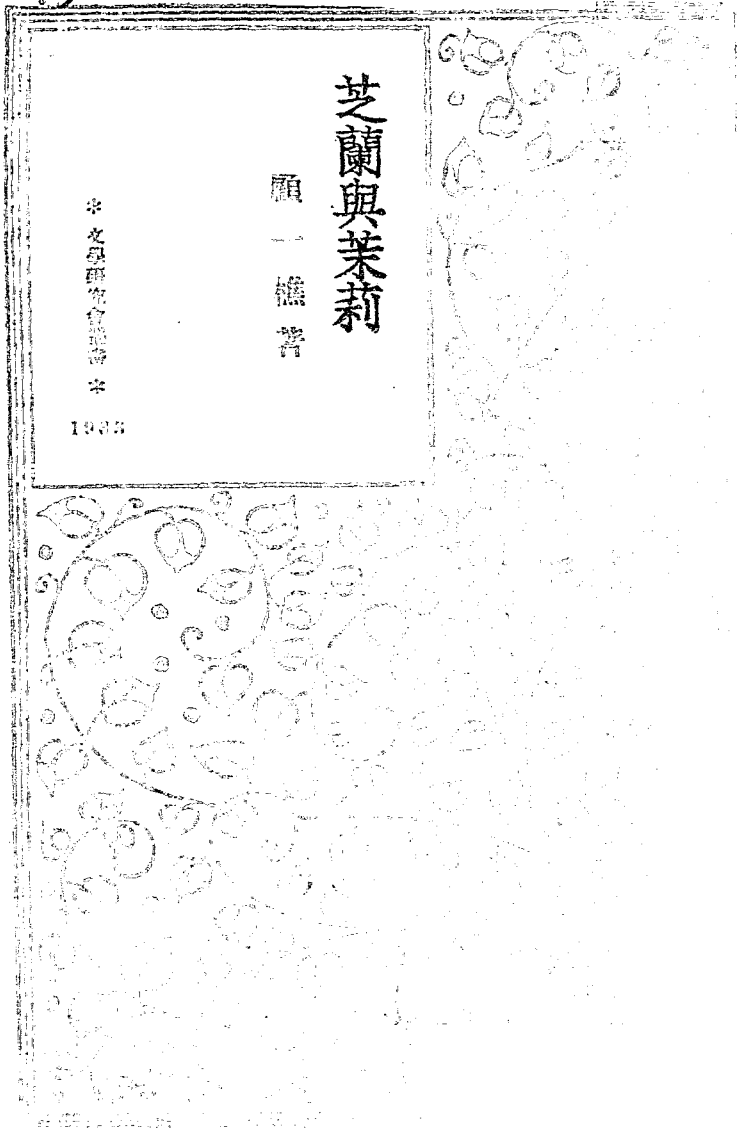
3 1774 4454 8

芝蘭與茉莉

顧一樵著

* 文學研究會叢書 *

1933



14814

序

一樵作完他的芝蘭與茉莉送給我，我覺得他創作的進步確是驚人得很！他的放蕩調和直率的佈局給這篇小說的外形以一種特異的風格。這種巍然獨立的風格，決不是寄生蟲的作者所可幾及於萬一。一樵嘗試小說的時間很短，但是從來不屑模仿他人的作品。因為有了這種充滿的個性，所以他的創作的天才能夠漸漸顯露出來，能夠在倉促中開出這兩朵鮮豔的花來——芝蘭與茉莉。

一樵是個青年的作者，他的藝術沒有達到成熟的境界，那是不必為諱的。因為作者離開童年還不甚遠，所以描寫童年的心理最真切，最透闢。因此我覺得這部書的前半比後半動人，也許這是我愛童年生活的緣故。我且隨便舉一個例：

『在山麓的一座家園裏，密密層層的竹林真是幽雅宜人。前面有幾塊堆就的玲瓏石，倒也有趣。祖母抱着我坐在石上，姑母站在傍邊抱着那比我小五個月的妹妹。妹妹緊偎着



姑母的臉，笑謎謎地……妹妹的手攔在哥哥的頭上了。哥哥滿臉笑容，動也不動。就是這樣留下一個永遠不能磨滅的印象……（前篇第二節）

多麼栩栩欲活的一幅圖畫呵！這部書的前半全是這一幅一幅的可愛的圖畫，引我回憶到童年的情景，多半已經模糊難以認識了。但是一樵所描寫的好像就是我的生活的一葉，我又想大概讀者人人俱有此感，因為童年的生活是簡單的，童年的心理是純潔的，所以大部分是相同的，決不像成年的人們那樣繁雜惡濁，光怪陸離，不可捉摸了！

作者是個未經事故的少年，所以這篇小說給成年的人們看見，也許以為太膚淺了。不錯，這篇小說的確沒有含着什麼很深奧的哲理，實質上的膚淺乃是青年人的作品所不可避免的。不過這種天真的兒童的心理和作者對於戀愛的純潔的觀念，又豈是成年的人所能及的？全篇只是描寫一個「愛」字，「愛」的「質」和「量」雖是隨着時代的變遷而不同，却沒有露出絲毫的痕迹來，這是何等的力量呵！我們細細地讀過這篇小說，再讀別的描寫戀愛的小說，真有仙凡之不同。我覺得一樵的描寫，決沒有絲毫扭扭捏捏的樣兒。我們且看下面的一段：

「一雙潔白的小鳥不慌不忙地飛過來。妹妹喜歡小鳥，正看着出神。我只顧管着照相機也沒有留神。我告訴妹妹就要照了，妹妹依然仰着頭在看小鳥，烏黑的眼珠跟着鳥兒的方向亂轉。好像妹妹已經溶和在自然之美裏面了。我也不再告訴妹妹，就照了一張相。等到我走到妹妹跟前，妹妹纔問我「照好了麼？」我點點頭也就跟着妹妹看小鳥去了……」（前篇第七節）

再看他下面的一段描寫：

「……遠望玉泉山塔影佛香閣夕照我覺得別有意味因爲我不再當他們是磚泥瓦礫砌成的畸形物，他們都吸受了宇宙之美同大自然融和起來了。我不禁又想到龜頭渚之遊。好潔白的一雙飛鳥啊！我還想得出他們的翱翔。好清晰的一派濤聲啊！我還聽得見他們的澎湃。看飛鳥出神的人兒呢？和濤聲奏樂的人兒呢？融和於自然之美的美啊！你會賞鑑自然，你會領略自然，你能讓你融和于自然之美……」（前篇第九節）

痛快淋漓，一氣呵成，豈但給我們一個逼真的畫影，並且使我們領略許多高尚聯綿的感想。

我敢大胆說一句，現在國內的青年作者恐怕沒有人趕得上他吧？

但是我早說過了，作者是在青年，他的作品當然還有許多不完美的地方。文筆之單調，感想之繁雜，是我對於此書不滿意的地方。但是這些小疵點總遮掩不了他這兩朵鮮花——芝蘭與茉莉——的豔影和香味。在沉悶無聊的國內文壇上加了這一枝旗幟鮮明的生力軍，聲勢該要雄壯得多了！

翟毅夫

五月十一日，清華園。

小引

(一)

好皎潔的中秋明月啊！照透了對影徘徊者的心頭！嬌嫩的柔情，都該在夜深人靜時吞吞吐吐地流露出來了！悲哀的往事，快樂的回憶，很不顧惜地擾動自甘屈服於情感生活的人類，恰同浮雲的默默明月的寂寂發生異樣的效力。

好皎潔的中秋明月啊，不須回憶了！又何必多自徘徊！可是複雜的情緒，早已密密層層地互相偎抱著互相依戀着，更與風作浪，引起了無限波紋。人真可憐啊！在這紛擾的波濤裏竟找不到絲毫的安慰！觸景生情，徒流了不少珠淚，白辜負花好月圓一番美意。

萬籟無聲，四顧無影。『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快樂的回憶同悲哀的餘痛都混合在一起，使得可愛的月色頓時加了一層慘淡的薄霧。我也不是例外啊！人們的痛苦，也解脫不了我的煩

惱。

我幾乎時時刻刻想到我最感激最親愛的祖母。祖母時時刻刻疼愛我，慫念我，也不容我不永遠的愛她。祖母最喜歡我；她最喜歡看月亮。小時候祖母總愛抱著我看月亮。我只覺得月亮亮得有趣。祖母同我講月宮裏有婆婆樹，有嫦娥仙子。我也就覺得月宮真是一個最美的世界。祖母說月光最可愛；我也就覺得淡淡的光彩大不像熱烈的太陽要曬痛小孩子的嫩皮膚。月亮真是可親可愛，祖母一向同我這樣說，我也一向覺得這樣。

是這般可愛的明月！祖母總也不肯輕易錯過。我忽然想到不知在什麼地方看見過的詩句：
『多情明月啊，

謝你帶我還鄉！』

明月啊，你真多情！肯把她時刻不忘的明兒送到她的眼前；可是離緒與別恨，那裏禁得起你從新提起！記得我離家的一夕，月兒多麼圓得有趣。我忍不得多看，不到半夜就跑到火車站去了。唉！不堪回憶！

又想到我表妹臨別的話了。

她說：『今天晚車走，月亮倒好！』唉！她爲什麼要說這個話啊！月亮縱好！我忍得看麼！我是怎麼心境，她何苦又來故意觸動我的悲哀！唉！她難道是存心這樣說麼？我不敢這樣想；可是我那天晚車走，她爲什麼偏偏要告訴我月亮好呢！她知道我愛看月亮，她知道我今天晚上不能再完完全全看見家鄉的明月，她在替我抱恨呢！還是要害我發愁呢！

我承認我愛看月亮，可是她也告訴過我，她也是一樣的喜歡。很小的時候，姑母帶她回來，祖母同姑母抱着我們賞月，妹妹笑迷迷地連呵欠也不打一個。我也快樂得手舞足蹈，可是不久疲倦了，就在祖母的懷抱裏睡着了。祖母總說我這個小孩子貪睡，不像妹妹那樣靜得神清氣爽。她倒是真有耐心看月亮，祖母誇她，我也覺得她比我有耐心。

今天又有月亮了，月亮又亮得這麼圓了，我總還忘不了『月亮倒好』的話！

(二)

這兩天我總想念着她。我想念臨別時送我的她，我甚至想念多少年前同我朝夕在一起的她。我自己抱恨我一向沒有同她十分地親熱，一向沒有讓純潔神聖的情感儘量充分地發展。可憐我從前看見了她，還覺不出她的可愛，還想不到愛的可貴。現在我覺得她真是可愛，我只深怪我自己沒有早早死心蹋地去愛她。她是能讓我愛的，但是我自己沒有勇氣從不敢把真心純潔的愛誠懇懇坦白地說出來。我終於是偷偷的啊！神聖的愛，都被這種俗人污蔑了啊！可是一種真誠的懺悔不容我不在日記上寫著以下的幾行字：

『她長得更美了，

我長得更高了；

她也不像從前一樣了，

我也不像從前一樣了；

可是我們還是像從前一樣！』

我低頭直書，寫完了覺得非常痛快。難道我不再想念她了麼？難道塗了這幾個墨點就可以

把一切戀望一切懊悔一切情緒都包括了麼？這些都不是！不過我的確覺得千千萬萬的思量至少都暫時找到一個棲息的所在了。數不清的回憶，說不出的依戀，永遠不會消滅了，也絲毫不致減少了！憑着這幾個墨點，可以喚醒我無窮的愉快無限的悲哀。這些要鼓勵著我順著生命之路前進，他們還要時常承受我的懺悔，懲罰我的罪惡。

我承認烏黑的墨點是一顆顆充滿著熱淚的眼珠啊！他們老是很滋潤地含笑著。淚泉終於要燒乾的啊！火星終於要爆裂的啊！可是神聖的淚珠，終不肯輕易流盡；熱烈的火焰，終不甘輕易爆發。他們要永遠積聚著，永遠包含著。他們要喚醒我的回憶，重理我的情絲。他們終於是神聖的結晶啊！

我每次翻看日記的時候，一顆顆充滿著熱淚的眼珠老是望著我看個不休。我的眼珠也幾乎每次被他們吸引去。他們都好像有說不出的冤枉要我伸訴。我好像知道他們有說不出的冤枉可也不會替他們剖白。我的能力真薄弱啊！我的意志真無用啊！歸結還是我沒有真確的信。

仰，沒有充分的勇氣，纔讓他們永遠含著熱淚！他們恐怕埋怨我了！他們恐怕要呪咀我了！我不得不堅定我真確的信仰，不得不鼓勵我充分的勇氣，來把這烏黑的墨點裏包含着積聚著的無限回憶無限思量表現出來，庶幾一顆顆眼珠裏的熱淚，都可以找到永久的歸宿，不致隨著猛烈的火焰一齊爆發，空留著無數燒乾了的淚泉。

我決意要把不可回憶不堪回憶的事情完完全全地寫出來。我不希望從回憶裏感覺到的愉快引起我目前的悲哀；我可希望從思量裏發現出的悲哀造成我永久的愉快！

芝蘭與茉莉 前篇

(一)

祖母真愛我！從我生出來的時候，她就愛我。她的愛我簡直是她生活的安慰。呱呱墮地的我，還認不得祖母，祖母可早認得我了。她看護著我，幾乎一刻不離，好像我的生命就成了她的生命。這些話她就近還說給我聽的。

她說我剛生的時候，又肥又白。她真是喜歡得不住流淚。她要十分感謝賜給她這個寶貝的恩惠。她謝天謝地，還謝菩薩。

那時候她早已沒有兒子了！她的兒子是半年前暴病死了的。她自從沒有了兒子，就覺得天地都變了顏色，星月都失了光彩。她始終不相信她的兒子怎樣會被魔鬼奪走。她始終不明白她爲什麼竟這樣命苦。她清夜自省，在世上從沒有壞過良心犯過罪惡。獨自一個人吃盡了千辛萬苦好容易把她的一男一女撫養到大。現在連這個小兒子都不讓她有了，她還有什麼活的呢！最

可憐的還是她的媳婦了！每逢提到往事的悲哀她總同人這樣說，她也曾經這樣告訴過她的小孫子。她時常教訓她的孫子要時時刻刻把娘恩放在心上。

她從小孩子下地的一刻起，就替她媳婦抱了很大的希望，並且她時常默默祝福要叫這天賜的寶貝一定成爲他母親的安慰。她總想她自己年紀大了，再也來不及看見她孫兒長大成人，但是她的媳婦吃盡辛苦去撫養這個遺腹子，還可享些後福。唉！她的媳婦雖然命苦，可還有前途的希望；她自己呢，總等不及了啊！她看不見她孫兒的長大了，她恐怕只會看見她的小寶貝在母懷裏的這一刻了。她自從小孩下地的一刻起，就替自己這樣想。她越想越難受，不由不想到捨不得的亡兒，更不忍仔細多看她亡兒留給她的寶貝。她看見了小孩總是難受，她可總不肯離開小孩。

小孩子真多周折！小孩子忽然驚風，手脚抽筋，哭都不會哭了。母親一壁哭一壁守着，祖母只嗚咽得不能成聲。白費了一年心血，終於是一場空，多麼慘啊！她看得小孩子多了，她明知道她

的孫子再不會向着她笑了，再也聽不見小孩的哭聲了！什麼都黑暗了！她擡不起淚眼來，她也不知道她自己在那裏！

她又抱着她的小孫子了。她還是昏昏沉沉如在夢中。骨瘦如柴的小軀殼！倚着祖母懷裏。小孩子哭了，祖母抿着嘴笑，只覺得小孩子哭聲的可愛。

小孩子又病了。祖母急得什麼似的。可是她不再像上次那樣失望。她覺得她的小孫子既然是天賜給她的，決計不會再奪走。她死命也不肯放小孩子走，她知道小孩子也不肯輕易離散的。她這樣想，這樣安慰自己，急愁裏倒覺得安慰些。

慈愛的母親，獨自知道小孩子病的沉重。母親日夜看守着，精疲力盡。朝朝飲泣，夜夜歎息！但在祖母面前，還總是不露聲色。祖母有時聽得飲泣聲歎息聲，也還想不到小孩竟要離開他的慈母。

那天小孩子病更加重了。熱度非常之高，小眼珠上已經加上翳。他認不得母親，也叫不出媽

媽。慈母還忍得看麼！還忍得想麼！她恨不得把愛子緊抱着永遠不放。奄奄一息的小孩，禁得起她這樣緊抱麼！慈母哭了一聲「兒啊！……」竟倒在地下。

祖母只顧著替小孩灌湯灌藥。她的希望不知到那裏去了！她的血管要裂破了！最後的一刻就在眼前，她覺得她在人世的生活也要從此完結！

小孩子好像忘不了祖母，微弱無光的小眼輕輕擡了一擡，湯藥染濕了的灰白色的嘴唇，竟動了一動，吐出些沒有下咽的藥來。小孩子呼了一口氣，臉色不像剛纔那樣白得可怕了。他咳了一聲嗽，吐出好些痰來，小孩子竟哭出很慘憺的聲音。

三天以後，還聽得見小孩子微弱的哭聲。但慈愛的母親並不抱着小孩，她竟永遠不再抱她的愛子。

啊！這些都是不可回憶的事啊！兩歲的小孩子那裏曉得離開母懷的苦！祖母最替小孩子感覺得到這種悲哀了！她飽嘗過人世一切的甜酸苦辣。她知道母親要緊抱著愛兒永遠不放，她更

悲傷兒子的不能緊抱著母親作最後的親熱。

小孩子連母親都沒有了。祖母看見小孩就流淚。祖母格外愛小孩了！祖母真愛我，她時時刻刻這樣，也不容我不時時刻刻覺得祖母最可慘最可悲的愛！

(二)

除了祖母以來，姑母最疼愛我了。因為祖母年老，家裏無人，姑母自然是常常回家，姑母常勸祖母到外面去遊玩散心。祖母總說明兒體弱，離家不放心，帶出去又怕招風受了涼。祖母爲了我正不知耽了多少干係費了多少心血！

寒冬過了，又到了可愛的春日。三歲的我漸漸茁壯了。祖母看着我一天比一天的肥白起來，非常喜歡。她現在還想得到那時候的情景。她現在每逢我吃白糖甜粥的時候總還同我說：『你小時候最愛吃甜粥了……白粥裏加了些白糖……一口口吃得真有趣……』我長得更肥更白了，人家却喜歡我。

那時候的情景，現在只可從那年春天所照的小照相裏得到不完全的印象。在山麓的一座

家園裏，密密層層的竹林真是幽雅。幾塊堆就的玲瓏石，倒也有趣。祖母抱我坐在這幅奇巧的圍屏前面，姑母站在旁邊，抱著那比我小五個月的表妹妹。妹妹緊偎著祖母的臉，笑迷迷地。妹妹萬想不到她旁邊還有一個無爹無娘的哥哥！妹妹的手，攔到哥哥的頭上了。哥哥滿臉笑容，動也不動。就是這樣留下一個永遠不能磨滅的印象！我當時還不會記得這種情形，可是我從不會忘記這種充滿著神聖的愛的表現。

姑丈常在外邊做官，所以姑母常住在我家，妹妹也跟著一同來。六歲的時候，我附學到隔壁一家書房裏去識字。我每天早晨去，吃飯時候回來，下午就不去了。妹妹在我家沒有別的小孩子一起玩，並且她也不喜歡同別的小孩子玩，天天等我真等急了。剛上學的幾天，每天早晨姑母送我到門口，看著老媽子把我送進隔壁的門裏去。妹妹跟著姑母送我，好像十分委曲似地。吃飯時候，老媽子來接我，她總跟老媽子走到門口等我。她同我一同進去，很快活地吃飯。她知道吃過飯，明哥不上學可以同她玩了，明哥也知道他上完了學應該可以享到同妹妹一起的快樂。

我所有的玩具都是姑母買給我的，我也知道。我沒有一件東西不肯拿出來同妹妹玩，妹妹也覺得我的東西沒有一件不能讓她玩的。明哥兒的玩意兒真多，這些都是姑母愛憐我買給我的。我們倆小孩兒一起玩，祖母最滿意了，姑母也十分喜歡。我們時常在一起，我們自然有我們說不出的快樂。

明兒識的字漸漸多了，加以姑母時常教導，居然讀完了三本書。妹妹也要識字了，就由姑母教她。明兒天天晚上，也自己知道理舊書，妹妹也跟着溫識過的方塊字。祖母靠在椅子裏，只背些詩句。姑母做這針線，預備新年裏小孩們的棉帽子。姑母總先替明兒做，做好了再替自己的女兒做。明兒本來非常愛惜衣帽，並且他不等到妹妹的帽子做好，決不肯先戴。妹妹知道她哥哥在等她，恨不得媽媽一天就趕做起來；不過媽媽要是慢些，她也不急，因為她曉得明哥不在著急。

新年的時候，我同妹妹都穿著新衣服了一樣的針線，一般的心血。我的姑母，她的媽媽。我們真高興與真親熱啊！

明哥也不上學了。妹妹喜歡得什麼似的。姑母領著我們一同去向祖母拜年，祖母更喜歡得嘖也抿不攏。祖母撫摩著我們，我們伏伏帖帖緊靠，在祖母身旁，動也不動，祖母給我們每人一串押歲錢，我們就商量要湊在一起去買一個小洋囿團來玩。

隔幾年明兒考入縣立高等小學，妹妹也回家同堂房的姊妹們一起在私塾讀書。有星期日我要到姑母家去走走，可是祖母總要小孩子多在家休息休息，很少放我出去。還是姑母有時候帶著妹妹回來，可以一同痛痛快快地玩幾天。姑母回來的那幾天，我真想告假不到學堂去，可是每天早晨，我還是鼓勵著脚步走到學堂裏去。我放學回來，書包剛放下，妹妹就來翻我的作文了。她有時候還要請我講故事給她聽。我凡是看了童話聽了故事，總是要講給妹妹聽的。妹妹拉著我坐在一起講，我也很願意把我聽過看過的講出來。有時候我講得不清楚，妹妹還要問個仔細。我憑著我小孩的腦經搜索出答案來。我覺得這比學堂裏考試還難。不過我每次總可以找到一種答復，並且妹妹也總以為是滿意的。

有時候祖母也要坐在那裏聽我們講故事。我們你一句我一句說得笑了，祖母也忍不住笑了。我們聽得祖母的笑聲，纔覺得有人在偷聽我們的故事。我們不約而同地轉過身去跑到祖母身傍要聽祖母講故事。祖母有時講到可怕的鬼，小孩子們都嚇得擠在一起。

這些都是記不清的回憶了。我現在總夢想着要回到小時候重新經過那最甜美的生活。同妹妹在一起是多麼有趣啊！我也喜歡，她也喜歡，我們都喜歡。可是現在要想重新生活一過，只怕妹妹也不高興！

(三)

一年年過着，小孩子浪漫的生活漸漸地消滅了。每天學堂裏都有功課，比從前又繁又難。祖母雖然十分顧惜我，也總同我說：『明兒啊！書要好好唸啊……』說到這裏，她皺一皺眉，趕緊又接着說：『可是你身體弱，太費心思也不好……』我漸漸有些知識，也知道在學堂裏功課要緊。每天晚上回來，祖母催我翻開書本多讀。她還說：『早些唸完了好早些睡去。』祖母看着我唸書，好像我

唸的書她都十分關心。我放學回來也只跟著祖母在一起，決不想同誰玩耍作樂。

那一年夏天快要考畢業試驗了。倘若考在前五名，還可以直接升入上海最有名某大學的附屬中學去。我平常功課雖不壞，但是大考對於總平均很有關係。這次競爭非常利害，我要考在第六名便怎樣呢！我非常著急，竟感覺到生平第一樁心事的痛苦。祖母看見十二歲的小孩忽然這樣，起初覺得很奇怪，老問我為什麼這樣不稱心。我本來不想把這樁事情告訴祖母，因為我不願祖母替我擔憂。

祖母聽了，一面安慰我說好好預備大考，自然可以考在前幾名，眼淚却不由自主地流下來。我還不明白祖母為什麼忽然傷心，直到祖母嗚咽地說：「明兒……你真要離開我了麼……」我忽然觸醒，覺得有無窮的悲哀在等候着我。好像我已經預備要離家了，好像我的行李都已經放在門口洋車上了，好像洋車夫等得不耐煩已經來作末次的催促了。我忍不得離別我可愛的祖母，我忍不得經過這種最殘酷的慘劇。我的腦經不能讓我多推測了。我只希望一切都是夢，一切都成夢，我還可以永遠同祖母在一起。

我居然考在第五名，後天的早車，校長就要親自送我們到上海去。祖母怎樣捨得啊！小孩怎樣忍心離開祖母啊！從學堂出榜的時候起，祖母就不住地籌思流淚。小孩子也不是沒有情感的啊！我早想到離家的苦，可是我也忘不了從小到大祖母常希望我「讀書」「做人」的話。枕邊的淚痕，祖母好像早看見了。這兩天祖母只陪著我在一起，也絲毫不提準備離別的話。

那天天還沒有亮就醒了。翻來覆去再也睡不著，就偷偷地爬了起來。行李早已收拾好了，我也不敢問祖母幾時收拾的。吃完了早飯，祖母同我說：『回頭你上姑母家去一趟吧！』我頓時覺得滿臉羞容，深恨小孩子的腦經爲什麼怎樣想不到！我趕忙換了一件衣服，就要到姑母家去，祖母只囑咐了一聲：『早些回來！』

我匆匆出門，一路上想着姑母待我怎樣好，我應該這樣感激。姑母就像我親生的母親一樣，我從小到大她不知費了多少心血，陪了多少眼淚。我那裏曉得小時候的事情，可是她一向愛我，小孩子也感覺得到。姑母家是我出門唯一的去處，也是我最愛到的地方。我每次到姑母家去，姑

母總同我講許多話，一切都關心；她有時看見了我，半響說不出說來，兀自流淚。小孩子的可憐，小孩子自己已不覺得，使得關心人格外悲傷。

近來我好久沒有上姑母家去了！放了假總想隨便那一天都可以去，何必趕著熱天。那裏想到一向的疏遠是倉卒的離別的預兆呢！別的時候倒不去，何苦等到現在呢！

兩扇烏漆的牆門板着面孔向我，一對金色的銅環，瞋著怒眼怪我不該同他們這般疏遠。我低着頭只得走近前去，輕輕把銅環敲了幾下。還不聽見腳步聲來，心裏想這一次踏進大門，再來正不知可日，看門的何必這樣難爲我呢！再敲了幾下門，好容易纔聽見遠遠的腳步聲。真奇怪！好像不是看門老頭子踢韃的履聲。但我也沒有心思去細想。

我只願要跨進門去。腳還沒有招起來，手却已經觸動了門上的銅環。銅環的響聲，震得我渾身發顫；我深悔到人家去不該如此著急。

雜踏的腳步聲，接著就是門門的吱咯聲。門豁然開了，迎接我的是一個胖媽媽。她看見我順口就說：「明官，你怎麼這樣早就來了呢！」我無心同她應酬，只點了點頭。一直望裏走去。走了幾步，

纔想到我該問問姑母起來沒有。來不及再問了，還是一逕到姑母房裏去罷。我想胖媽媽問我的話，也許是嫌我不早來罷！我自己真不好，一向懶得那樣。假使姑母要問我同樣的話，我便怎樣回答呢？想到這裏，不由自主地覺得羞慚滿面。真奇怪，怎麼小妹妹都不來接我，她也嫌我晚麼？我好像受了十分委曲似的，心裏只想我今天來了，反正明天也不能來了，胖媽媽何苦來管我呢！

姑母好像早知道我明天要到上海去的事了，囑咐了我在外寒暖飲食小心謹慎的話。姑母的話裏都含著熱烈的淚珠，我低頭聽著也不敢望姑母。她歎了一口長氣，指著我說：「明兒啊！你現在到上海去唸書了……你的爹娘雖然……也喜歡……你自己該……明白……啊！」姑母半響不作聲，後來問了我一句「行李都收拾好了吧？」我勉強回了一聲「收拾好了。」姑母接著說：「明兒，你在這裏吃了飯去罷……」接著又說：「可惜妹妹有些不舒服，不能陪你玩。」

簡單的腦經，經不起情緒的激刺。呆呆坐了這樣久，竟想不到問一問小妹妹爲什麼不在。直到姑母提醒了，我纔感覺到小妹妹不在旁邊的失望。我問了幾句妹妹的病狀，姑母說今天好得多了，我也覺得安心。我急著要看看妹妹去，姑母也很喜歡，她說妹妹在牀上病得厭煩了，我去同

她玩玩正好。

我輕輕地走進妹妹的臥房去。帳門掀開一幅，露出妹妹瘦小的面龐來。烏黑的柔髮，散亂得帶了淡金黃色。臉上白得真淨，微微透出來的紅暈，是病中帶來的一點嫵媚。我走近前去問了一聲：「小妹妹，你怎麼病了？」她臉朝著我微笑，彷彿叫我不要問的意思。我覺得妹妹消瘦得可憐，可是也不想問那些張望病人的套語，因為妹妹的病狀，姑母早告訴我了。我彎了身子用手心摸一摸妹妹的額部，說：「熱倒不大熱。」妹妹嗤的一笑，說：「明哥，你放了學回家，原來倒學會了看病了。」她從紫蝴蝶花紋的夾被裏伸出一隻纖手來，接著說：「明哥，你索性替我看看脈罷，謝謝你。」她說著忍不住笑。我已經在牀沿上坐下，輕輕握著妹妹不可盈握的纖手，忽然覺得不好意思，就放開了手說：「妹妹，你病已經好了，不用看脈了。」妹妹只是含笑，就讓纖手枕在紫蝴蝶的身上。

歇了一會，妹妹問我幾時開學，我竟不知道怎樣回答。我想要是告訴妹妹到上海去的事情，妹妹一定不願意聽。不告訴呢，妹妹早晚要曉得的，以後妹妹怪我早不該瞞她，反倒不好。歸結我鼓勵著我的勇氣同妹妹說：「妹妹，我要到上海去了。」妹妹聽了很不好意思，倒好像在恨她自己。

疏忽忘了明哥已經畢業的事。妹妹轉念又問：『明哥，你真到上海去唸書麼？母親曾經同我說過上海大學堂多，我唸好了書也可以去。明哥，你還不去吧？讓我問問母親我也許可以跟你同去。』我滿心喜歡地說：『好極了，好極了！』我滿心願意等妹妹，可是校長囑咐我明天早晨一准要到車站的話，又跑到耳邊來了。我只得同妹妹說：『我明天早車就要走，今天特地來辭行的。』

妹妹聽了似乎有出於意外的驚訝。她喘了幾口氣，短促地說道：『這樣早麼？這樣快麼？』我這時候深怪我沒有早告訴妹妹這個消息。我看見妹妹著急，連忙說：『我先到上海去打聽打聽情形也好告訴你。你幾時要到上海，先寫信給我，我到車站去接你好了。』妹妹稍爲安慰些，呆了半響，忽然又問道：『那麼你明天還去不去呢？你看我病纔好，又不能到車站去。』我纔明白妹妹的意思，誠懇地說：『我們也不必講這種客套虛文。』妹妹好像受了委曲，忿忿地說：『那麼你也不要接我了。』我深悔說錯了話，也無言可說。一會兒妹妹伸手拉着我說：『明哥，你可不要忘了替我打聽啊……』

這時候姑母正拿著一碗雞湯蛋白進來。妹妹轉過去說：『娘不說讓我到上海去唸書麼？明

哥要去，託他打聽打聽倒好。』姑母笑嘻嘻地回答：『好，快等病好了好去。』並且同我說：『你到了學堂總要常常寫信回家啊。』接着又說：『好在上海離無錫不遠，學堂放假你就可以回來。』

妹妹坐起來喝了些雞湯，吃了些蛋白，也不能多吃。後來我同姑母去吃飯。飯後我匆匆地告別，妹妹還好說上海再見的話。

一夜的輾轉，一夜的躊躇。我捨不得祖母，忘不了姑母，也還記著妹妹的話。

清早祖母替我預備了些雞蛋麵，讓我吃飽些。我一吃就飽了，再也咽不下多少。臨別的時候，只端整着兩行熱淚。祖母含淚送我到門口，我嗚咽說一聲：『去……了……』

坐上洋車，車夫匆匆地趕路，不容我再同祖母說話。我也不敢再回頭，直到轉灣的地方，纔急忙回頭望一望家園。可恨不知趣的洋車夫，竟大踏步不讓我作絲毫留戀。

永不能磨滅的印象啊！

七年前的我不知怎樣竟會離開了朝夕相依的祖母到一個舉目無親的學堂裏去。小孩子上課的事情倒還懂得，上課的時候，也覺不出同從前小學堂裏有什麼很大的分別。可是下午下課之後，同學們都擠到操場上去遊玩，我獨自徘徊，只覺得形隻影單。好容易鈴響了，把滿腔心事打散了，催促着他到會餐室去。一粒粒的白米飯，氣昂昂向着我，我勉強吞了些，總覺得飯硬得不能下咽，菜澆得一點滋味都沒有。同桌的同學們笑嘻嘻地只顧狼吞虎咽，也不理會。我想到臨走前一天在姑母家吃飯的時候，姑母特地親手做了幾樣菜給我吃，我現在吃不到姑母親手做的菜了……

上完了自修課，大家都回到寢室去。我從來不知道寢室的滋味是怎樣的孤寂，發紅色的電燈光竟不等到我睡著就隱到黑暗中。我還有三個同房的，他們一聲不響都睡了。黑暗的恐怖，寂靜的悲哀，都壓迫著伶仃孤苦的小學生。小孩子嚇得不敢透氣，渾身擠得有些發熱。直等到擠出了幾顆熱淚，我覺得祖母應該在旁邊安慰我了，我緊閉著眼也不敢睜開來證實祖母之在與

不在。淚濕了的枕頭是小孩子唯一的安慰了。呼呼入夢的時候，恐怖的黑暗倒成了引導小孩子接近家鄉的捷徑。

人地生疎的苦，漸漸地消滅了。功課本來很重，幸虧我根底還好。不覺得十分吃力。剛到校的幾天，一同保送來的四個人，都很活潑地忙着向各處亂跑。他們告訴我說操場的那一頭有一棵大靈眼樹，樹上有大鳥巢，巢裏有無數的小鳥。他們還要領我到一個好地方去。我懶懶地不願意去，他們纔說出那是一個賣點心的地方，各色糕點都有。他們以為這樣一定可以使我動心，可是我還相信思家的苦味，決不會跟著甜香的糕點一起咽下去。

我從到校的晚上寫了一封信回家報告安抵學校的話，三天以來，還沒有寫過信。我匆匆走到自修室去，滿腔要說的話竟寫不滿一張八行的信箋。我問了些福體康健說了些一切自知小心的話，再也寫不了多少。我想著要寫書信給姑母，拔筆先報告了一路平安，又說了些學堂的情形。

這個學堂很大，附屬中學一部分，聽說就有三百多人。可是我從進學堂以後，還沒有看見過一個女學生。也許是自己懶著出去，沒有看見吧！她們當然有她們的自修室同寢室，可是怎樣連上課時候都看不見？也許我這一班湊巧沒有女學生吧！我左思右想，很懷疑自己觀察力的薄弱。可是在寫給姑母的信裏，也不敢提妹妹不能進我這個學堂的話。我順便問了幾句妹妹的病，並沒有另外寫幾行給妹妹。我知道妹妹一定很盼望我的信，我十分自恨到校後怎麼懶得沒有打聽。

我時刻想找一個人打聽打聽，可是總覺得沒有機會。一天下午同來的王君又要找我上好的地方去。我勉強答應奉陪，途間我纔問了有沒有女學生的話。王君拍手哈哈大笑，就很乾脆地說：「嘿！這裏那會有女學生！」我纔像大夢初醒，頓時覺得出口鹵莽，着實有些不好意思。

妹妹不能上這個學堂來了，我想寫信告訴妹妹。我覺得女學生沒有同等機會真是不通。我忽然又覺得這些都是我的癡心妄想，妹妹恐怕早知道了，她要打聽的也未必是我這個學堂。記得她說過上海大學堂多得很，那麼我爲什麼不去打聽別的大學堂呢？

我因為上海沒有近親，每星期日也不出校。我很愁我沒有能力打聽妹妹所要進的學堂。我從報紙上抄了幾個女學堂的名字，同通信處寄給妹妹。眼看着續招新生的日期快到了，還渴望不見妹妹，叫我到車站接她的信。

姑母時常有信報告些家鄉的事情。這次又來信了。她說妹妹病好了，前兩天曾經帶著回家去看祖母。祖母雖嫌寂寞，精神倒還很好。祖母還囑咐姑母寫信，叫我寒暖飲食一切小心。姑母的信裏，夾著一張花紋的淡青信箋。娟秀而柔弱的字蹟，是妹妹病後無力的證明。從我離家半月以來，這是妹妹第一次寫給我的信。我們從前也從沒有寫過信，小孩子們永想不到要預備寫信。臨走的時候，妹妹倒囑咐我替她打聽學堂，我倒竟忘了約妹妹寫信。她信上寫着「明哥大人賜鑒……」我看了怪不好意思的，簡單的腦經只覺得妹妹比我小五個月，不應該就稱我做「大人」。那裏想得到尺牘上面明明寫着一定不易的方式。她告訴我我家的一對白兔子已經生了四個小兔子，白純得十分有趣。她真喜歡小兔子，已經抱了一對回家了。她說我回家時候，還有留下

來的一對小兔給我玩，以後那一對小兔子若是先生了小的小兔子，還是要平分纔好。這些恐怕是她最願意告訴我的話了，我也極願意知道。兔子是我暑假時候朝夕最關心的東西。每天將夜時候，我當心著把他們關到窠裏去，省得黃狼們惹事，一早起來我又把他們放出來，讓他們在清涼的晨光下享受活潑的生活。小孩當然最喜歡小動物了，妹妹早就同我約好要小兔子，現在她總算達到目的了。

她怎麼不提起考學堂的話呢，也許是因爲病後無力不能來麼？我急著希望妹妹到上海來，又寫了二封信給姑母說招考期已在目前。我另外要寫一封回信給妹妹。我查了一查尺牘，寫下『蓄妹青睞，』同些『別來半月，如隔三秋』的句子。我覺得最不自然的是每逢自己稱呼的時候，要側在半邊寫一個小小的兄字。平常說話，我再也沒有這樣說過，這種寫法，恐怕比妹妹寫的『明哥大人』格外令人作嘔。

兩天以後姑母的回信解除了我一樁心事。妹妹因爲時間倉卒，來不及預備，決計等到年假再考。半年是極短促的時間，妹妹終於要來的，我終於有到火車站接她的一天。

中秋到了，同學們都紛紛出校去遊玩。祖母本來寫信叫我回家，我因為學校纔放一天假，雖然上海到無錫火車走三點鐘就到，也總嫌時間太局促。況且就是回家，也看不見家鄉的中秋明月。請假荒課最是吃虧，還是不回去吧。

薄暮時候獨自散步，細軟的淺草，斜掛的疎柳，雖然經過秋風的摧折，還贖著夏時的嫵媚。陽光再也不血樣紅火樣熱了，淡淡的溫溫的微光好像在預備把洗淨了的大地供獻給最慈和的中秋明月。迎面匆匆來了綠衣的郵人。郵差真忙啊！我順便問了一聲『我有信麼？』郵差立定了腳頭，竟不慌不忙地找出一封吳明遠的信來。

姑母三天以後就要到北京去了。姑丈早有意思接家眷出去，這一次趁著安仲北行，所以這樣匆促。我悔沒有回家啊！姑母去了，不知幾時纔回來啊！妹妹難道會獨自留在無錫麼？她不會到上海來了！我再也接不到妹妹了！我臨走時候妹妹還說要送我。這一次她遠行幾千里，我竟不想送她麼？可是我不能送她了！我也不能送姑母了。姑母啊！我滿心想回家看你，竟錯過了機會啊！

年假時候，我滿心喜歡地回家。祖母看見了我，快活極了。祖母早預備了許多我最愛吃的東西，我經過了一番磨練，格外覺得家鄉風味的可貴。半年工作後的安息，該有特優的待遇，至少祖母是這樣想。祖母看見我瘦了，真是歎息。她要仔細問我在校的飲食起居，我只含糊答應說一切都好。

元旦清早起來，就同祖母賀了年。我還只當像每年一樣，就預備要趕到姑母家去拜年。猛然想起姑母早到北京去了，是怎樣的一種失望！我也沒有地方去了。姑母同妹妹今天再也不會來了。妹妹不知今天穿了什麼新衣服了。北京地方多麼好玩，她倒用不著同明哥在一起了。無精打彩地從門口縮了進來，祖母看見了我，就說：「明兒，怎麼不吃糕絲圓子，放在這裏都涼了。」

過新年該是怎樣的喜歡啊！我也何苦自尋煩惱！後來我寫了一封賀年信寄到北京去。我又不得不聯想到中秋的綠衣人了。

年假快完的時候，接到姑母的來信，曉得妹妹已經進了北京的女學堂，年假後就要去上課。學堂離姑母住的地方很近，朝去夜回倒很便當。妹妹終於進學堂了。

我幾乎忘了我所愛的兔子了。前兩天正下雪，兔子關在窠裏，也不敢出來。現在雪霽了，陽光帶著春氣，照耀著地上的積雪。雪白的兔子很高興地跳出窠來，帶著四個又肥又白的小兔子。我認不得小兔子們，也辨不出那個是妹妹臨走時寄養在我家的。

新年過得很快，開學後按步就班的上課，不覺得光陰的迅速。

(五)

小孩子們不常見面了，也就忘了不見面的苦處。姑母的信裏，偶爾也提到妹妹進學堂後的情形，也不外乎在校平安功課尚好的話。

進了學堂自然希望要升級的，我竟沒有失望。我知道聰明的妹妹也一定很有把握。果然暑假時候，不但聽得她升級的信息，並且欣悉她已經插進了某某女子大學的附屬中學正科二年

級。插班是不容易的，這當然是很榮譽的事。我寫信給姑母着實表示慶賀的意思。

聽說妹妹也要寄宿在學堂裏，我起初很替她擔憂。後來曉得那個學堂設備非常完美，地方非常精緻，纔覺得我自己神經過敏。

三年學生生活的中間，我同妹妹也時常通信報告彼此的近況。我有時在操場上看完了賽球，也報告給她聽，說得自己覺得津津有味。她回信却從沒有提過這一層。她告訴我圖畫先生讚她的畫好，她不說學鋼琴怎樣繁雜。我們彼此說些談不到一起的話，可是越是不相關的話，倒似乎是我們所關心的話。

那一年的暑假前我同妹妹都將要中學畢業的時候，妹妹寫信告訴我她很想到上海來進學堂。我聽著非常高興，就打聽許多女學堂名字，要了許多章程寄到北京去。

暑假後姑丈仍然在北京做事，姑母搬了一所新房子還是不回南邊，妹妹也就進了一個教會辦的女子大學。

妹妹有一次遊了頤和園，就報告我聽，怎樣莊嚴華麗，佛香閣怎樣高得爬不上去，昆明湖裏怎樣有一只小小的畫舫，那一碧湖水據說是京城附近最美的風景了。她又告訴我離那裏不遠，有一個很著名的學堂。那裏畢業，還可以派送到外洋去留學。我聽了喜出望外，就託姑丈打聽這個學堂。我接到那個學堂的章程仔細看了一下，就決意預備明年到北京去一試。

新年的時候，接到北京寄來許多風景片，有好些就是頤和園的風景。我似乎認得頤和園了，夢中不住地想去。有一次好像妹妹領著我上了一只雕刻得很精緻的龍船。昆明湖的水，細膩得不讓划船的人費力。微微的和風引起波紋間的皺痕。妹妹同我呆呆望着萬壽山頂。我還沒有到北京，却已經領略過這種無上的樂趣。

夢裏的滋味真甜美啊！姑母怎麼沒有一同去呢？我醒來還是想不明白。

將近暑假時候，看見報載北京某某大學招考插班生的廣告，上面寫著在江浙等處的學生

可以就近在上海投考。我自然就在上海考了。

無限的希望，都靠著八月一日的那張報紙那個榜示。飯後送報人就來了，我趕忙打開看錄取新生的榜示。一眼就看到我的名字，真是喜歡得什麼似的。我一路看著報，一路走到書房裏坐定了仔細看開學的日期入校的手續應繳的費用等等。到後面看見寫著『如正取生於九月五日前不來校報到，即依額傳補備取』等語，我纔明白榜上還有正取備取的分別，定睛一看，我原來是高高中了一個備取第二名。

正取生一共八名，要有兩個人不到，我纔有傳補到的希望。九月十號都到了，我還沒有接著傳補的信。我只得垂頭喪氣再上我的老學堂去。

姑丈姑母倒都預備著我到北京去。他們都稱讚那個學堂好，將來有出身。我考取了備取，妹還寫信來預祝我能般傳補入校。她也希望我到北京去，我又何嘗不想！

終於讓妹妹失望了！妹妹倒反而寫信安慰我說考那個學堂本來不易，今年能得備取，已足

見程度不差，明歲不妨再試，定可有望。我自己也想今年總算考上備取，明年似乎較有把握。並且假使能插上一班，還是一樣不吃虧。至少這是我自己安慰自己的話。

*

*

*

*

一年後我又報了名考京西的某大學。我去年插二年級沒有考取，就擱了一年，今年總要插高一年纔不吃虧。可是招生廣告上只招一二年級的插班生，三年級並無空額。我只得自認晦氣投考二年級。

放了暑假我當然十分認真預備考學堂的各项功課。那年夏天天氣很熱，六十七歲的祖母竟熱得飯量大減四肢無力。幸虧有得力的女僕服侍，還不覺得怎樣。我想假使考取了北京的學堂，不是離家更遠了麼？不是離祖母更遠了麼？祖母那樣愛我，相隔太遠，一定萬分掛念。那時我又怎樣能不想家！唉！祖母的好處，幾時纔能圖報於萬一！垂老的祖母，等得及小孩子奉甘旨麼？噯呀！不堪設想！我忍心離家麼？我簡直不應該上別處進學堂，我更不應要到幾千里外去，我也萬不應該想渡重洋以外去。可憐小孩子的心腸竟不能訴給祖母聽，因為小孩子想做的事，都是要祖母

望兒的淚珠換來的。

我已經到上海考過了，兩星期後又到八月一日榜示的紀念日了。

姑母常常有信來的，暑天尤其寫得勤，因為她很掛念祖母過夏的情形。又有信了，姑丈新調南京的差事，不久要回南來接任。家眷在半個月以內也就回無錫，我把信唸給祖母聽，祖母非常喜歡。她愛她的女兒，她也愛她的小孫女兒。四五年不見了，真是想念得了不得。現在湊巧又可以回家團聚了，她老人家快慰得不禁流淚。她說她只當風燭殘年，沒有時候再見了，她要有什麼，她們幾千里外決計趕不及回來的。那曉得姑丈升了差使，還可以骨肉團圓。

我心中暗自喜歡。一則姑母回來了，祖母喜歡，並且姑母可以時常回家照顧，小孩要出遠也可以放心。二則姑母同妹妹回家，我也實在喜歡。好幾年不見見姑母了，姑母一定要問個仔細地問我在學堂功課怎樣，飲食起居怎樣等等。還有我自小在一起的妹妹，她一定可以告訴我許多北京的情形，我也可以告訴她些上海學校的生活。她曾經寫信告訴我，她說她有一本絕精緻的照相冊，貼滿了極美的照相同風景片。現在她可以帶給我看了。我們一定可以有很痛快的暢談。我

們要把幾年內沒有說的話都說出來，一傾我們的肺腑。我還要約她出去遊玩。她不說在北京遊西山遊頤和園怎樣快樂麼？我現在也可以領她重遊家鄉名勝。她不愛划船麼？傍晚日落的時候，我們蕩槳出去乘涼，守著月亮出來，該也是很有趣的。祖母說姑母到錫要留她在我家住十幾天。妹妹一定也同來的。我們清早一同到公園散步，夜晚一同登涼台夜語，都是極美的情景。我這樣想了，並且我很相信一切的幻想都可以成爲事實。

*

*

*

*

一星期後，忽報姑丈到錫。他來見我祖母，談了許多話。他看見我問了些學校功課暑假投考的事。她問祖母我定親了沒有。祖母說這樣無爹無娘的孩子只好讓他會掙了錢自己找去，人家的小姐誰肯許給他。姑丈答應替小孩子留心作媒，我聽著只覺得十分害羞，也想不到去贊成或是拒絕這番好意。他又同祖母商量到妹妹的姻事。他說在外邊作媒的非常之多，可是合式的也少。他說某年伯有一個小兒子非常聰明。他家是本地著名的大富，世代鄉紳，現在某年伯也在北京做官。姑丈說倒也門當戶對，祖母也不願意作主，只說現在時勢靠不住，還是看小孩子人怎樣。

姑丈又告訴祖母那個十六歲的小孩子怎樣聰明怎樣能幹。祖母停了一會，同姑丈說：『假使打不定主意，求求籤倒是不差的。』

我聽了剛纔的談話，竟像出了神似的。那種詳細審慎的討論，我也耐心聽著，並不想到所談的就是妹妹的終身大事。末後聽到祖母說求籤的話，我暗暗着急。我想妹妹的一生，要被求籤誤了事，豈不是終身的大恨麼！後來又想祖母說求籤倒是不差的，也許神明真有靈驗，倒也可以天理挽回人事。人們的見解每每偏於一執，倒不得不讓求籤來挽救。就像妹妹的終身大事吧，也許聽了媒人的花言巧語會錯配的，那麼求求籤倒還是比較的妥當的辦法。

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男女大了爲什麼一定要婚配。不過從姑丈同祖母鄭重其事的談話裏，可以使我知道這是父母對於兒女很大的一樁心事。他們不惜費盡千思萬慮爲兒女謀永久的幸福。並且姑丈竟顧念到我，我當然也應該表示相當的感激。

好緊急的關頭啊！妹妹好險啊！永久的幸福啊！

(一六)

三天以後的晚上接到姑母來信，纔知道二十七號起身二十八號七時三十分的火車可到錫。我心裏想來往這樣便當，很該早到北京去看看姑丈姑母。這封信都是二十五號發的，怎麼今天纔到，要是信上說二十六號動身，那豈不是害我不及上車站接她們啊！郵差啊！要誤事你也該看什麼事啊！假使人先到了！再送信來又有什麼用處！

隔一天就是二十八號，祖母特地多預備了些魚蝦鱗絲肉骨頭等本地風味做夜飯菜。到六點半鐘的時候，我一輛洋車飛奔火車站去。其實我家離車站極近，不到十五分鐘就到了。時光過得真慢，火車站的鐘點縱是再準不過，也不由不引起我焦急的疑慮。火車從來不誤時刻，大概正因為恐怕接客的人們等得不耐煩吧。五分鐘以前的預備鈴早打了，我早買了月台票揆進月台去。

嗚鳴的汽笛聲響，鐵馬般的車頭橫衝直撞地奔騰過站。頭裏是些貨車三等車，我知道姑母同妹妹一定不在，也不留心。二等車快過了，還不見姑母同妹妹的人影。她們該在窗口看她們

的家鄉了啊！她們該亦想到車站上有接她們的人啊！頭等車都過去了！失望證實了！可是她們爲什麼改了期呢？難道半路有什麼耽擱麼？姑丈昨天因有要公趕到南京，臨走時候還不知道姑母一定那一天動身，並且姑丈不同祖母說過她們一直通票到錫省得周折麼。真怪事，我不明白了。汽油燈亮得照耀奪目，一羣羣的人攜帶著大小箱籠紛紛出站。我正想轉身，忽然覺得迎面有人走來。不等到我看清楚，柔美的聲音，已經貫入我的耳鼓。

『明哥，你在等我們麼？』

一種說不出的快感，突如其來地刺激我，周遍全身。我自己覺得十分慚愧，怎麼接幾個人都不會接。我趕緊問：『姑母呢？』

『就在那一頭。』

『那麼行李搬下來了麼？』

柔聲的回答是：『好在零碎行李不多，到站時候，茶房替我們一一運下來了。』我說：『好，妹妹，我找腳夫去。』待要轉身，妹妹早指給我：『那頭來的不是麼？』

我認得那個脚夫，叫一聲張三，一個穿青背心着草鞋的早飛奔而來，問：「吳先生，有行李麼？」我手一擺，就同妹妹找姑母去，脚夫早到那頭拿扁擔挑子去了。一路走着聽見咯咯的履聲，纔知道妹妹穿的是一雙高跟皮鞋。無意識地我問了一句：「一路上穿着高跟鞋不嫌吃力麼？」剛說出口我自己就知道問得不對，我想妹妹難道是光穿著裝好看的人麼？外國女人穿皮鞋本來並不是只在跳舞場中賣弄的！我們一路走着，妹妹只輕輕巧巧掩過了，她回道：「穿慣了不覺得我爬山還穿呢！」

我看見姑母，趕緊跑上前去表示我年幼不會招待帶累姑母等候的歉意。姑母也不管行李了，拉着我的手說：「明兒幾年不見，你竟長得怎般高了麼！我新近看見你的照相，看你消瘦得很。想必是用功過度的緣故，不曉得你倒愈長愈高了。」

行李由脚夫搬走了，我領著她們一同出站。扣牌的行李也已經早由脚夫代為領齊，就雇了六輛洋車。連人帶行李，不一會就都到了我家的門口。

當晚姑母談了些一路上的情形，她告訴祖母說男女僕人都打發在天津乘海輪走既可多帶行李，又可省錢，大約再隔兩三天也會到了。姑母曾經囑咐僕人路過煙台買些新鮮水菓，大概至少可以有幾籃帶來。祖母最愛吃水菓了，姑母也愛吃，我同妹妹更不用說了。

我同妹妹沒有談什麼話，我直急著要問妹妹討好的照片看，不過看見帶來的網籃箱子，一概還沒有打開，也就知趣不問。我祇問了一句：

「妹妹，你喜歡在北邊麼？」

妹妹回我說：「有什麼喜歡不喜歡？北京天氣很冷，風沙吹得可恨，誰也不喜歡，可是各處的風景確是別處所比不上的。」

小孩子聽人稱讚別處的風景好得無錫比不上，孩氣發作，就招起萬頃堂 龜頭渚來了。我還說：「我在上海那樣繁華地方，都找不到萬頃堂 龜頭渚這樣的湖山勝景！蘇州的虎邱我們學校也去旅行過了，據我看來，也是有名無實。我相信西湖風景是不差的，其次恐怕要算無錫的太湖邊了。」

妹妹聽到這裏，就拉著姑母問：『那個太湖邊不就是我們那年上坟走過的地方麼？』明哥說：『好玩著呢，我總不信！』

還不等到姑母回答，祖母早含笑同她外孫女說：『芝兒，這你可不知道了。太湖邊現在都換了樣子，先前只在榮巷那邊蓋了一座梅園，梅園裏的梅花真不少，有幾塊太湖石也還有趣。最妙的地方要算是看太湖的高台了。可是我爬到那裏再也爬不動了。遊山玩水要精力的，老年人是不中用了……』

我總不贊成梅園，我又不自主地要發表議論了。

『梅園太平坦無味，只能望湖不能看湖，有什麼意思呢！隔幾里地的萬頃堂就好得多了，一面看五里湖淡綠色的皺紋，一面看太湖粉黃色的波浪是怎樣的美啊！遠遠的帆影，隱約的山頭，出沒無常的水鳥，同一二飄過的小漁船，點綴出不可思議的妙景來……』

妹妹早聽得手舞足蹈了，禁不住嚷：

『這樣好麼！』接著她趕緊同姑母說：

「娘，不要忘了把我的快鏡放在外面，我要照太湖去。」

祖母也似乎聽得有趣，插口說：

「芝兒這還不算好呢？聽說鼈頭渚還要有趣呢！鼈頭渚在太湖五里湖之交，四圍都是水，大概因為形狀像鼈頭渚，纔起的這個名兒。好，隔幾天你們去玩罷！」

妹妹高興地接著說：

「那麼舅婆幾時同我們一起去罷。好地方，好快活。太湖的水，鼈頭的渚，鼈頭吃水好不好有趣！」
姑母指著妹妹同祖母說道：

「你看芝兒聽說遊玩有多麼喜歡！她最愛玩了，在北京瞞著我，同同學們去爬山，我還只當她學堂裏有事老等她不回來。」

我心裏早想著同妹妹去遊鼈頭渚了。我既然知道妹妹這樣喜歡，我就脫口而出地說：

「祖母，那麼我們明天就去罷。」

妹妹贊成的「好」字還沒有說出口來，祖母已經在笑著說我了。

「癡孩子，這樣性急，真是說著風就扯蓬。你姑母新從火車上下來，也得養息幾天。」接著祖母就同姑母妹妹說：「你們火車上少睡，早些歇息罷。」不久姑母妹妹也就進裏房去了。

我是一向同祖母同房睡的，一則因為祖母喜歡熱鬧，二則因為祖母愛我，難得回家，越親近越好。今天上牀的時候，我覺得另外一種滋味。我們家裏今天添了無窮生氣。我更覺到姑母帶了母親的愛來，妹妹帶了說不出的愛來。我躺到牀上，還記得車站汽油燈光之下豐美的情影——可愛的笑容，嬌媚的姿態同最可寶最親熱的情緒。

二十九號休息了一天，明天該可以出去玩兒了。三十號清早果真出門了，可是只上了公園。這是姑母的意思，因為她一路洋車推過，覺得那裏還不差。當然新蓋的許多亭閣，新砌的玲瓏石，新闢的荷花池，都是姑母離錫時所沒有見過的。妹妹十分喜歡細膩而綠得可愛的草地。她說在北京從沒有見過這樣好的。我頓時也覺得草地的可愛了，並且我也在姑母的面前誇獎草地有趣。祖母亦說草地收拾得很好，可是她覺得荷花池要好看得多了。嬌綠的荷葉，托著純白色的粉紅

色的大紅色的同紅鑲邊白鑲邊甚至於金鑲邊的朵朵蓮花。有些還含著苞呢，有些早結了蓮蓬了。姑母看見蓮蓬便想要問看園的買些回家煮清香可口的蓮心湯。終究我們帶了好幾個新摘下來的蓮蓬回家。

下半年我就想起問妹妹要風景片看。妹妹遞給我一大本黏好的照片。原來這些都不是現成買的，好多還有妹妹的小影呢。妹妹在旁一張張的講給我聽。這張是頤和園，那張是天壇，她要不講，我怎樣知道呢？她還登過長城呢！她說她們一共是五六個同學同去的。她們也照了好幾張相。有一張是妹妹一個人在長城頂上的攝影。看她飄著的衣裳，便知高處的春風還吹得那樣猛烈。妹妹告訴我在那裏她曾經用小手鎗打散飛過的一隻小鳥。受驚之後一隻望關外跑，一隻向中原飛。不曉得幾時纔找到呢！我不禁說：『妹妹，你也太忍了！』她笑容可掬地又告訴我許多旅行的經歷。她又講西山風景真好。翠微秋色，確是不可不領略的。滿山的楓樹，滿樹的秋色，紅的黃的夾著淡綠的暗綠的葉片，同蒼松翠柏對映著，當夕陽西下，斜照着這一幅天然圖畫，真是美極了！這可是妹妹照相所照不下來的了。妹妹說她還畫了一兩張翠微晚眺的寫景呢。

後來看到夾著的一張大照相，是妹妹突著跳舞衣服時照的。我看得不忍釋手。我竟稱讚照相照得好，我真不該，這其實與照相館有什麼關係呢！我簡直想問妹妹要這張照相了。我竟有充分的勇氣向妹妹開口：『妹妹，這一張你可以送我麼？』妹妹點頭答應了。我又想我沒有好的照相本來夾著，怕要把這樣好的照相弄壞的。所以我又同妹妹說：『妹妹，這張還夾在這裏罷，讓我買了好照相本再貼。』

妹妹很詫異地問我說：

『怎麼，明哥，你不喜歡照相麼？』

我以為她疑我沒有誠意要那張照片，趕忙說：『實在喜歡，那張照相好極了。』

妹妹笑了，接著更清楚地問我：

『你不喜歡搜集照相麼？怎麼照相本都沒有。』

我只得老實告訴妹妹說我並不搜集，我也不是不喜歡，只是沒有機會嘗試。

妹妹接著就說：

『那麼龜頭渚那樣好的地方你都沒有去照過相麼？這一次我們可以去多拍幾張，拍個痛快。』

我滿心喜歡當然贊成妹妹的話。我們並且商量好決意憑祖母姑母明天就去遊太湖勝景。

* * *

預定的計畫完全不能實行。我想起明天是祖父的忌辰了。可是因為這種暫時的壓迫，使我遊太湖的熱焰格外猛烈。明天雖然不成問題，後天可就能達到目的了。我把這種情形也告訴了妹妹，並且安慰她不要著急，因為我們到後天就一定心滿意足了。

(七)

一葉片舟，送我們經梁鴻溪而至五里湖。一路看見惠泉九峯，龍光塔影，十分秀美。妹妹看見孤立水中的黃埠墩覺得非常有趣，就在船頭照了一張風景。祖母就講黃埠墩的古典了。她說從前乾隆南巡，到過那裏，上面還有名人的匾額題聯。她說奇怪之處就是無論多麼大水，黃埠墩總

是浮出水面，多少年來從不變換地方，這真有仙氣了。

一路河面非常寬闊，兩岸桑田，發出清新之氣。半途逢到一船的水老鳥，渾身黑得有趣，不住跳下水去捉魚，捉到了供獻給他們的主人。到了五里湖！一碧綠水，微風吹動，吹縐了無限波紋。細膩得如華麗的綢緞。船身的滑動，隨著浪花飄飄，有時竟要衝破湖邊菱塘的草欄。

船先開到萬頃堂，我們上去憑眺了一番。天氣很好，太陽照出遠遠湖心的山峯，歷歷可數。迎面就是三山，可是這邊望去只看得見兩個。妹妹說這該比黃埠墩格外有趣。祖母講了些金獅子、銀螳螂的故事。妹妹聽著不相信，格外要想去探險。我心裏想妹妹要去探險除了我伴著同去還有誰。

我們坐了一會，就下船預備開到龜頭渚去。祖母年紀究屬老了，爬了多少層塔石，已有些累。我扶著祖母一步一步慢慢走下去。上船還有姑母幫同扶著，到船裏坐定了我們纔放心。祖母說她到龜頭渚不上岸了。我告訴祖母說到龜頭渚用不著爬那麼許多階級，姑母也說慢慢地走到那看得見的亭子裏多歇一歇好了。

一會兒船已經開到龜頭的後面。靠了船我同妹妹自然急著先跳上岸去了。妹妹說她們走得慢，就要叫我先領她走。我扶著祖母上了船，還不好意思就走開。妹妹偷眼看著我，我也正在躊躇無法。忽然姑母同我們說：「這兒路倒好走，讓我攜著祖母慢慢地走，你們要玩先走吧！」我聽見了十分喜歡，手舞足蹈地預備先走。祖母囑咐我們小心，不要爬上高頂。

我們走了一陣，妹妹就拉著我問那裏好照相。我就領妹妹到一塊大巖石旁邊。大石頭幾乎是臨空的，四面都有流水，上面長著一棵小翠柏，煞是有趣。我竟忘了祖母的話，爬到上面去了。妹妹說這個真好，就替我照了一張。這時候正是正午時到，太陽好極，妹妹說這個時候照相再也照不壞的。我聽了自告奮勇，要替妹妹照一張相。妹妹要挑一個好地方呢！我說花叢中不壞，她還以為不十分滿意。最後她看中了一個好地方了。她一步一步慢慢地從山石上爬下去，走到一帶石礁邊，揀了伸出水裏的一塊，站在上面。前後都是澎湃作響的湖水，遠看還只當在水裏呢。我用心對了光，妹妹彎著身子裝做看著湖水出神的姿勢。指頭顫巍巍地擦了下去，只聽見照相機一響，知道好壞也不能挽回了。我同妹妹說恐怕照壞了，再照一張吧。妹妹答應。我又預備著要按下去。

了，忽然妹妹嚷起來：『明哥，剛纔照的那一張捲了沒有？』我真糊塗，連這個都忘記了？幸虧妹妹提醒我，要不然兩張照在一張，不是前功盡棄麼！我捲照相的時候，竟流了不少汗珠。實在慚愧，未免太不小心了。

一雙潔白的小鳥不慌不忙地飛過來。妹妹喜歡小鳥，正看著出神，我只顧著照相機，也沒有留心。我告訴妹妹就要照了，妹妹却依然仰著頭在看小鳥，烏黑的眼珠，跟著鳥兒的方向。好像妹妹已經溶和在自然之美裏了。我也不再告訴妹妹，就照了一張。等我走到妹妹跟前，妹妹纔問我照好了沒有。我點點頭，也就跟著妹妹看潔白的一雙小鳥去了。我們倆站在礁石上，靜聽着前後浪花澎湃的聲音。

遠遠的帆影，遠遠的沙鷗，都小得有趣。鮮紅的日光照在湖面上，由湖面上反射出的光彩，映得十分好看，幾乎令人相信湖神的宮殿是各色琉璃瓦砌成的。妹妹站在那裏出神，我把照相機遞給她，她搖搖頭說：『太美了，照不盡這此。』

我忽然想到祖母同姑母，就同妹妹說：『我們到亭子那裏去找她們吧！』我恐怕妹妹石頭上

滑得難走，一手攙著。我們就手牽手一路爬到山路上面。遠遠看得見亭子了。亭子也建築得精緻。四圍的綠葉，擁出亭子的頂來。我們知道祖母同姑母已經坐在裏面了，很高興地走去。

祖母看見我們來了，就問我們跑東跑西該覺得餓了吧！其實早該是吃飯的時候了，遊興方濃，竟使我們忘了。我們本來商定遊完上船再吃飯的，可是我還覺得戀戀不捨，就出主意把飯搬到山上來吃。妹妹不等我說完就贊成了，姑母也說剛纔走過的那幾間房子蓋得很精緻。收拾得也乾淨，倒要比船裏舒暢些。我就去吩咐舟子。回來看見妹妹正同祖母及姑母照相呢。我加入了，妹妹把鏡子放在石欄上，慢慢地照了一張。後來妹妹加入了，我也照樣捺了一下。照的時候，我不禁自言自語：『可惜照相的時候，總不能把自己照在裏面！』

一會兒舟子來報告飯已經擺好在荷軒裏了。我忽然想起讓舟子代按一下照相機，我們四個人不是都可照在裏面了麼！我們就商量怎樣排法了。祖母坐在凳上，姑母站在左邊，我站在右邊，妹妹却緊靠在我的旁邊。這樣我們照了一張闔家歡。祖母還說：『不知照好沒有？』舟子漫應一聲：『壞不了！』我也這樣希望！

飯菜大半是自己燒好了帶來的。有些是熟食——醬雞燻魚之類。現做的還有炒青菜同蛋花湯。飯可是真香！我從來沒有嘗過這樣的美味。祖母也誇船上燒的飯鬆。膽大吃了大半碗飯。我高興了，無意中說了一句癡話：『但願天天這樣！』妹妹接著就說：『這樣真是有趣！』祖母看見我們玩得這般快樂，也迷迷笑了。姑母望著妹妹，笑嘻嘻地說：『癡孩子，只愛玩！』妹妹只顧吃飯，也不多話。祖母先吃完了，坐在那裏，嘴裏唸著『黃米飯香青菜熟……』一些句子，接著就說：『這是農家的快樂啊！怪不得古人都要隱居不仕，找世外桃源了。』

吃完了飯，我同妹妹滿心還要去遊玩一番。我們只說還要照幾張相去，就溜開了。我們走到壩頭伸出太湖的盡處去看湖。浪花飛濺在巖石上，打得粉碎。同時發出水石相擊的樂聲，明明是單調而無變化，我們却覺得有天然和諧的音節。妹妹是懂得音樂的，妹妹唱了一個調子，我覺得非常好聽，就問妹妹這是什麼歌兒，妹妹告訴我說就叫『Mermaid』（鮫神）。我記起校中有一次開音樂會請人唱過這隻歌，可是我再沒有比這個時候覺得這歌的美。其實我那時候覺得無論什麼歌兒都美了。無論鳥的鳴，蟲的叫，泉聲的涓涓，浪花的澎湃，都對於我有無上的意義。我相

信一切都是有意識的。觸目看見樹上掛著「不准攀折」的木牌，我十分怪着山人過慮。一棵花一根草都包含着自然之美，我忍得摧折牠們麼！我相信人們都能領略自然之美，因為我的妹妹也是這樣想。妹妹有時竟會看得出神了，她總嫌領略得不够，很可惜似的。我同妹妹說：「早起來看日出纔好呢！」妹妹點點頭，她說：「日落難道不美麼！祇想天上織滿了雲錦，映着遠山近峯，看斜陽夕暉漸漸地投入浪花滾滾裏，捲進五彩的水晶宮去。那時候東方的碧玉沉靜地透露出來……唉，說不盡想不盡的美啊！」

我也被幻想迷惑住了。我真想結一茅廬，但天天看日落日出也就心滿意足。何況變幻無窮，佳境正非意料所及呢。我又想剛纔吃飯的地方不是可以居住麼。那不叫荷軒麼！好一個清雅的地方！好，什麼都解決了。我竟要開口同妹妹講了。

忽然舟子跑到面前來了。他報告我們說她們已經下船等了好久了。我們十分依依不捨地離開了望湖的勝地。歸途妹妹說：「明哥，今日暢遊，不知幾時重來？」我只顧安慰妹妹，就說：「在無錫還不容易麼，高興幾時來就可以來的。」說話的時候我竟忘了這纔是我生平第二次遊鼇頭。

渚呢。

歸途順風，舟行頗速。一路也無心留連風景。惠泉山峯龍光塔影送我們的歸程。不久就到家了。

到家不久，黑雲彌漫了天空。竟下了一場大雨。我同妹妹却以未得對湖賞雨，深以為恨。

*

*

*

*

今天不是八月二日麼？遊鼈頭渚遊得連看榜都忘了。幸虧妹妹提醒我。我們就一同到書房裏去。遠遠看見桌面白線氈上放著一份疊得好好的報紙。擺得端端正正的兩張藤椅，好像不在我們心上；我們四只眼睛即刻射到「北京清華學校招生揭曉」上去，還是妹妹眼快，嘆了一聲「唉哈！」連忙指著吳明遠三個字給我看。我半信半疑，眼睛早看不清楚什麼，只聽見妹妹十分愉快地問我說：「明哥，你高中了第二名了。」

我即刻聯想到一年前中了第二名的傷心事。我不由自主地歎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反正今年還是傳補不上吧！」

妹妹好像沒有聽見我的話。我失望地坐到藤椅裏，可是妹妹還在看報。停一會她高興地告訴我說：『九月五號報到，六號開學，你看見了吧！』這些話對我還是莫明其妙。我記起去年等傳補的可憐情形；如正取生於九月五日前不來校報到，即依額傳補備取的字樣，一個個頭角嶙嶙地現到眼前。反正是沒有希望吧，何必再空等一場呢！

妹妹大約看出我失意的神氣來了。她站在那裏呆呆看著我，也不說半句安慰我的說。後來她禁不住開口說：『明哥，考取了怎麼倒不快樂起來呢？』

我又長歎了一聲氣，說道：『唉，備取等於沒有取啊！』滿腔牢騷，從這聲歎息這句怨語裏發洩了不少；同時亦覺得考不取就算了，何必這樣想不開。

即刻妹妹就回說：『明哥，怎麼你不看見你中的是正取第二名麼？』好像受了極大的激刺，我再也不能相信我聽見的是什麼。我靠在藤椅裏，聲音很微弱的說：『真的麼？』

一個月以後，就要束裝就道，這是我看榜後時刻不忘的一個念頭，妹妹當晚同我說：『我們

剛回來，你可又要到北京去了。」這句話不知怎樣激刺了我，使我潸然淚下。

(八)

隔幾天姑母搬回家了，我心裏雖然捨不得，但也無法。姑丈從南京回來了，回錫後一天，姑丈姑母就都到我家來。他們正同祖母講話，我走進房去，就想開口問妹妹爲什麼不來。祖母同姑丈姑母都露著思索的神氣，好像在商量一樁極重要的事情。我站定了，靜聽。只聽見祖母說：「這種全是姻緣。可是錯過了倒也不好。」接著姑丈就說：「我也見過那小孩子，倒也是個聰明樣兒。」姑母却低頭籌思，默默無言。姑丈又說：「論彭家的門第，那是千中揀一；並且家產又富，芝兒倒是亨受不盡……」

姑母始終沒有說什麼話。姑丈可是十分上緊，好像這樁重要的終身大事非要即刻解決不可的。姑丈催促著逼姑母早打主意。姑母祇說：「論理女兒大了，總要婚配的。可是我們只有這一個寶貝，並且芝兒又要好上進，這件事情總要細心籌畫，纔免後悔。」姑丈聽了，好像有些發氣。他緊接著說：「難道我深知灼見的還會錯麼？不說旁的，彭家祖遺的產業，就很可觀，三千畝良田，五

十處房租；並且彭宗廉現在官運亨通，不久就要升次長了……」姑母說「現在的時勢，家產小事，官勢也沒有什麼希奇，還是靠人要緊……」

姑丈不等到姑母說完，插口就說：「好，現在時勢，錢不要緊！你看人家一天到晚忙碌奔走爲的是什麼？甚至於壞了良心刮地皮敲竹槓以及種種盜竊行爲，又爲的是什麼？要有了錢誰也不肯奔南奔北，誰也不會費盡心機去做賣國賊……」

姑丈說了一大串怎樣嫁女兒要嫁富家，一世享受不盡的話。姑母也無法可辯，祇說：

「可是人也要緊，光有錢沒有學問也要被人看不起的……」

「誰說學問不要緊，他們彭家的少爺難道請不起先生教四書五經麼！」

姑母知道姑丈急得非常要趕緊解決這樁事情，他是一個性急人，說著一樣事情就要辦的。可是看姑母的神情，一望而知她很不願意馬上答應。她雖沒有表示絲毫反對的意思，却也沒有首肯的趨向；因爲她很注重一個小孩子的品行學問，而這些非切實打聽不能知道，憑著做媒的人說得天花亂墜，總究竟是靠不住的。祖母好像恐怕再要談論下去，結果不好，就說：

「彭家大概是不差的，可是男女終身大事就是你們現在新法不叫人占合，至少也要求求籤纔好。我是最相信菩薩不過的。有時候算命的雖然說今年流年不好，恐怕有疾病周折，只要菩薩說大病化小，小病化無，也就可以放心無事。我看明天月半我本來要到觀音菴去燒香，求求籤再說罷。」

姑母平時也跟著祖母拜佛，可是她絲毫也不迷信。她知道祖母燒香唸佛爲兒孫祈禱，確是老年人一番癡念，所以也不擋她。姑母是最講事理的人，她豈甘心把妹妹的終身讓竹筒竹籤去擺布。但在這種情景之下，姑母也覺得一時神思昏昏，不會聲明反對的意思。也許姑母想這樣一來，事情至少可以稍緩，多打聽打聽仔細，並且求籤之後也還有商量之餘地。

姑丈雖然不十分迷信求籤問卜，他也曾告訴過祖母相面人怎樣靈法，說的句句真確。他想祖母既然這樣說了，也不便不讓老人家誠誠心心去問問菩薩。他知道這樣好的一段姻緣，三生石上早經月下老人繫好，無論那一個菩薩一定都是這樣說法。並且這樣一來，也免得姑母還有推諉。他心裏輾轉籌思，臉上微微露出笑容來，就立刻表示贊成，並且囑咐姑母明日伴著祖母一

同去求籤。姑丈又說：『要是菩薩說好，那我們就可以定規了。』

求籤的結果，祖母認爲最靠得住不過了。上上籤說：『婚大吉。』姑丈當然是心滿意足，很高興地說他眼光到底不差，菩薩也說好。姑母還打算說從長計議。可是祖母現在也十分撮合這件婚事，還同姑母說不要錯過了這段姻緣，姻緣最怕錯過，違了菩薩的意思是不好的。接著姑丈自然借了籤書上的話說成了怎樣吉利，甚至於說不成怎樣不好，說得天花亂墜。姑丈知道姑母平常總說小孩子應該用功讀書，就說了一大套彭家少爺怎樣又聰明又認真。這些話他親口說是做媒的某世伯親口告訴他的。

說親當然不是容易的事。男家託人竭力撮合，一再來討回音。女家就算願意，也得推託推託。什麼女兒年幼，什麼寒門不敢仰攀，總要分一半個月說，纔顯得書香人家的身分。就算女家答應，男家滿心要攀這門親，小姐的年庚八字送去了，還得占卜占卜，看男命女命合也不合。總之我親

愛的妹妹的命運是要天定的，他們都這樣想，我也只好盼望命運真是天定。

開學期近，我即日就要東裝北上。到姑母家辭行的時候，自然看見了妹妹。妹妹看見我怪不好意思的，我也找不出話來同她說，覺得忽然有了一種說不出的隔膜。姑母出去吩咐用人料理點心，祇有妹妹陪著我了。妹妹低著頭弄衣含羞，我籌思了好久，纔說：「妹妹，我這番到北京，可以去遊頤和園去了。你不說頤和園好玩麼？……」妹妹也不回答，只微微點點頭。我遊了頤和園照了什麼好的照相，一定要寄給你看。妹妹，你不是喜歡搜集照相麼？……」我轉念又想我還沒有學好照相，倒就先答應送人家好照片，真是太不自量。我羞慚地接著就說：「可是照相照得像妹妹那樣好是不容易的。」

停了好久，妹妹微微抬起頭來，問我：「明哥，你明天就要到北京去麼？」

我又想到多少年前妹妹病著要到車站送我的情景。我勉強笑著回答：「是明天清早兩點鐘的特別快車到南京去。」

妹妹不加思索地說：「夜車太辛苦了，」說罷望了我一眼。眉目間充滿了珍重的別意。我不由

得不想到離別後的情事。一個肥頭胖耳滿臉俗氣的闊公子忽然現到我的眼前。我恨他要奪我的妹妹，我恨菩薩太靈驗，竟來管人間的閒事。

雞子素粉是姑母親手做的。姑母賜給我吃，我十分感謝。可是口頭太乏味了，辜負了美味。匆勿作別，半年後恐還未必能來此！

當夜離開了我最親愛的祖母起身北行。祖母說北地苦寒，千萬小心。祖母真捨不得我，幾千里的路程她十分不放心。我含淚上了車，車走過轉灣到姑母家去的地方。我想我慈愛的姑母，秀麗的妹妹。我猛然想起妹妹穿著跳舞服裝照的一張照相還在妹妹的照相本中呢！照相她誠心送我了，也是我誠心討來的。我怎樣忘了呢？地隔音杳，本是意料中事，妹妹的情形，我怎麼不帶著呢？又況她送給我的，我竟忘記，怪不得我把照相夾在她照相本裏的時候，她委曲地說：『你不喜歡這照相麼？』啊！真糊塗！幸虧我想起龜頭渚之遊還有好些相片呢。還有那一張我們照在一起的呢。我不得不回憶舊遊。可是每一轉念，總還覺得無限樂趣。照相是舊遊所寄託，我翻閱一過，無異重遊一番。啊！還不買照相本麼？妹妹送給你的照相都無處珍藏了！但是舊遊終於不忍回憶。

啊！

火車早離開了家鄉，機輪軋軋，衝破黑暗的沉寂。紅日漸漸東昇了。燦爛的朝雲，映著滿天秋色。好淒涼啊！『無情的溪水啊！幽怨的小虫啊！』我記得有人這樣唱過了。

(九)

頤和園也遊過了。什麼佛香閣，昆明湖我似乎都不關心。各處的風景我都看過了，泛舟輕波的情境再也不會實現了。引領南向，不禁生歎。遙隔兩地，自然不能同遊，這也沒有十分可悲傷的了，且假期回里縱不能同賞萬壽勝景，亦可以共登湖濱龍頭。但是恐怕不久恐怕要作人家的人了，大人家的公子們很小年紀就娶親，他們簡直不知道禁止早婚是有什麼意義。唉，反正已往的快樂譬如昨日死，今日也不能再生了。頤和園啊！莊嚴的樓閣啊！秀麗的湖水啊！妹妹不知幾時再來？不知又同誰共遊？

剛到校頗覺煩悶，一則初離家鄉地陌生疏不免寂寞，二則也因為我心神不安寧，越是讀書讀不進去，越是覺得惆悵無聊。我時常寫信回家問祖母福體康健的話，我亦時常寫信給姑母請

她不時回家張望。可是信裏我除了問妹妹安好外，從不提及別的。我深怕姑母不久要告訴我妹妹出閣的吉期了。她自然希望我能回家吃喜酒。啊！我不願意聽見這種新聞。

到校漸久，水木清華的美，也漸漸知道領略了。心神稍定，讀書也漸有興趣。課外上圖書館去隨便翻閱各種書報，覺得課本之外的學問確有過於上課萬倍者。我十分愛讀外國小說，起初只爲著多讀可以長進英文，後來漸漸爲著小說而讀小說了。英國、美國、法國、俄國的小說家的名字漸漸熟悉起來了。同學們談到什麼莫柏桑、柴霍甫我也總留心去聽。然而我看小說是自己隨便找著的，並不管那一本怎樣有名，也許圖書館所有的都是有名的文學書亦未可知。我隨便看了幾本，幾乎都是愛情小說，我不由得不相信小說是爲愛情而作的。有些結尾是戀愛勝利，有些是殉情慘史，有些經過無數周折纔得到最後的快樂，有些平地起了風波終致於受環境的壓迫。諸如此類，不外乎悲歡離合各種變幻。其實人生本來止乎悲歡離合，然而欲歡難合，生悲益離，則何以堪。讀書每到精采處，未嘗不歎造物弄人，故陷青年男女於煩悶惆悵之境！

人常說「自尋煩惱」，煩惱原不該自尋的。複雜繁難的問題，有些小說家偷懶不去解決，也許

不想解決，有些想解決而沒有能得滿意的解決，有些比較的可以算把問題解決了。但是自殺投海以至於軋死車輪下種種末路，算得把問題完全解決了麼？其實問題原是問題，不能解決的本來不能解決。世間上的事情不是像理想的那樣簡單。譬如她兩個少年鍾情於一女子，表面上是極簡單的一樁事情，祇要讓女子自己宣布她選擇的結果，誰也不能有話說。可是女子不都是那樣直截爽快，並且她自己也不打不定主意，然後有所謂情敵，有所謂奮鬥，有所謂決戰，而種種慘劇發生。甚至於女子要自打主意的時候，她所願意的那個，早已爲征服者的降奴了。這些也不僅是做小說的隨便憑著理想無中生有，完全事實上不可能，這些幾乎是人生時常慣見的怪劇。

大約在十一月底的光景，我看到一本別有風調的小說。那也是一本愛情小說。有一位批評家說這本小說不但寫男女之愛，並且寫愛自然之美的愛。在這本書裏，我找到一個新的音調。泉聲涓涓，鳥鳴啾啾，蔚藍的天空，燦爛的晚霞，想起來也真美。我至今纔知道神聖的愛在於愛自然。所以同自然融合在一起的美，我當然十分崇拜。遠望玉泉塔影，佛香夕照，我覺得別有意味，因爲我不再當他們是磚泥瓦礫砌成的畸形物，他們都吸受了宇宙之美同大自然融劑了。我不禁又

想到龍頭渚之遊。好潔白的一雙飛鳥啊！我還想得起他們的翱翔。好清爽的一派濤聲啊！我還聽得見他們的澎湃。看飛鳥出神的人兒呢？和濤聲奏樂的人兒呢？融和於自然之美的美啊！你會賞鑑自然，你會領略自然，你能讓你融和於自然之美！我這樣的俗人，今日纔能悟其一二啊！

北地苦寒，朔風凜冽，我倒毫不覺其可怕。河冰漸堅，我知道雪花快飛來了。果然一夜醒來，已見『千樹萬樹梨花開』了。

將近午餐的時候，我拿著一封家信從雪地裏大踏步的走回房去。信是姑母代祖母寫的。蘇州的姨婆陰歷十一月十五正逢著八十歲壽辰，祖母同姑母都到蘇州祝壽去了。祖母說姨婆比她年紀大，精神却倒還要好些。親戚們到得很多，很熱鬧，那是一定。信上又說姨婆的小孫女兒叫慧娟的，相貌長得更出衆，並且人品也好。當時就有人替我做媒，祖母也覺得滿意，她們姊妹本來感情濃摯，姨婆自然十分喜歡。原來蘇州祝了一次壽，孫媳婦倒有了著落了。這也難怪祖母，她老人家守了多少年，自己已不得為我早早完婚成家。可是祖母又為什麼不早徵求我的同意呢？

什麼自由不自由，祖母本來從不知道；婚姻大事，自然要老人家作主的，她也決計想不到要徵求什麼同意。

反抗麼，奮鬪麼？可以這樣對待我最親愛的祖母麼？又況我這樣一個苦命人，將來也未必能有什麼造就，還敢嫌人家不滿意麼？我同慧妹——好像她比我小兩歲——多年沒有見面了，我們絲毫也不相熟。可是祖母同姨婆兩個老人家定見的，我們還有什麼反抗的餘地。並且即使我要反對，這件事都是祖母同姨婆親口說妥的，她們白髮姊妹又怎樣重新說出翻悔前言啊！事情真是難辦啊！漠不相識，憑著媒灼的花言巧語撮合的，我當然可以大聲疾呼，竭力奮鬪。可是現在呢，祖母信上不明明說「我看慧娟溫和莊重，確是一絕好賢女子」麼？祖母愛我，祖母護我，祖母當然是一番愛護的好意。我能不知感麼？唉！苦命的人啊！無爹無娘的孤兒啊！你有什麼學問什麼才能配人家溫恭賢淑的慧妹！

千思萬慮，我竟無以為覆。我愛我從小在一起的芝妹妹，而自慚形穢，芝妹豈能為我所愛。我只可以最誠懇之意，祝芝妹將來幸福無量，但我亦無力使我親愛的妹妹將來一定享受愉快的

生活。慧妹啊我們小時候縱有一面相識，也不能算相識啊！我無從愛你，因為我們沒有相愛你真願意以終身的幸福虛擲於此一段孽緣中麼。啊！人生原是夢幻泡影，碌碌的我安敢害我賢淑的慧妹！

吮筆再三，只寫了『賜諭敬悉』再也找不出別的話說。後來好不容易寫了一套自慚才疏學淺不敢有家室之思，婚事自宜緩議的話。姑母處本來就要另函表示我不願訂婚的意見，因為一時心緒過亂，到夜裏方秉燭寫了幾行。滿腔要發的議論落到紙上就沒有幾句了。好些說不出寫不出的，只好留著供深夜寂寞靜裏迴腸百轉的資料了。

* * *
一星期後忽然接到南方來信，一看竟是妹妹的筆蹟。半年來這是妹妹第一封寫給我的信，秀麗的字蹟不由不使我起一種說不出的快感。這封信我現在還藏著，日後思之，益感妹妹懇懇待我之厚意而愧無以圖報於萬一。信是這樣寫的：

「親愛的哥哥：

芝蘭與茉莉 前篇

別來幾近半載，不覺韶華之易駛也。新作蘇州之行，且晤多年不見之慧妹，殊以爲快。前書已收到，母親以微恙不克作書，囑妹代達，務望吾哥善體親心，勿過固執己見。吾哥主張晚婚，極然；惟外祖母年高，頗急急，以此爲念。我親愛之明哥乎！事之不能盡如人意者，夫復何言。慧妹麗甚，且有賢名，妹敬爲吾哥前途祝！

秋風蕭瑟，祈自珍攝。書不盡意。

『妹芝上』

我確實知道書不盡意是實在的情形，可是我自信還能領略些絃外之音。妹妹不是說：『事之不能盡如人意者，夫復何言』麼？可愛的妹妹，終究要到富貴人家去的。她倒在羨我幸福呢？這不是譏笑我麼？可是妹妹譏笑我又爲什麼？她稱讚慧妹怎樣好法，她的眼光我當然相信是靠得住的。可是誰又比得上她呢？

然而要成爲事實終於要成了，不能解決的問題終於是不能解決的。我又何必白費心血去解決呢？反正我的誓言是『學不成，何以家爲！』那些都還講不到啊！獨身主義也是我們多少人提

倡的。我不能爲著小小的波折犧牲我的學業沮喪我的志向。我願意終身以愛自然而終。一花一木一草都是我的情人啊！

(十)

大考完了，學校就放寒假。

我因爲決意要用功讀書，不會回家。假期內我想讀幾本批評文學的書，同新出版的小說。除夕的一夜最使我難過了。電燈滅了，我獨自守著一只小火爐坐著。我若有所失，也不想去睡覺。祖母每年都給我押歲錢，祖母只當我是三歲小孩子，我也願意永遠有一個祖母當我是三歲小孩子。她每到新年包好了許多封押歲錢預備給小孩兒們。我每年在家總幫著用小紅紙包。我小時候祖母總從大錢櫃中拿出她收藏好的大白銅錢整整數個雙百歲用紅頭繩穿好給我。妹妹也有這樣的一串。這些我們並不拿著去買糖吃。遊崇安寺的時候，祖母另外還給我們。後來年紀大了，押歲錢還是照樣有的。今年過年，祖母本來十分希望我回家。我竟留校，拿不著押歲錢了。我知道我雖不在家祖母還是一個一個數好了穿著，因爲前幾年妹妹雖然到北京去了，祖母因爲一

向慣了，總是兩串一起，一串給我，一串有便還託人帶給妹妹。給押歲錢是祖母最快樂的一件事，她還說『聰明伶俐，闢煞開通』等吉利話。

家庭之樂，我今年無緣領略了。我只默默祝禱天公保佑我年老的祖母精神矍鑠杖履清健。

轉眼又到春假了。

騎著小驢遊西山諸勝，誠有樂而忘返之概。明陵離得不遠，自然就成羣結隊的去遊了。向北駛的京綏車，又載我們到青龍橋。登長城但見滿目荒涼，幸虧春氣習習，還不至使人生塞外之悲。蜿蜒曲折的城堞頽壞得不堪。荒磚敗礫不知幾時纔有人收拾，他們本來不希望有人收拾，可是遊客無意中把他們揀些起來，隨便向南向北擲去，也許一塊破碎了的磚瓦就因此分散一在長城內一在長城外了。爬到了高處仰天四望，萬里無雲。我檢了一塊小磚片，隨便擲去，磚片慢慢地下落，遠望好像飛鳥一般。可憐的孤鴻啊！誰把你們拆散了，纔流落在荒郊啊！妹妹的小汽鎗呢？打散了的一雙飛鳥真可憐啊！

我不說要學照相麼？我遊長城竟忘了帶一個照相機來了。然而就帶了來，又同誰照呢？龜頭的舟子那裏再去找呢？找來了又怎樣呢？孤零零的我，也決不願意永留著不能磨滅的印象。幻想終於不能成爲事實了，泛舟昆明湖只能想見夢中的情景了，何況於攜手登長城呢？

同遊的同學們看見我發呆，都在笑著朗誦『不禁感慨係之矣……』我回頭看見引路的孩子望著我憨笑。逢巧我站的那塊大磚頭有些活動起來，我站開了就吩咐小孩子拿起這塊磚頭來。後來我們就預備趕火車回去，小孩子一路跟著竟把那塊異常大的磚頭帶到車站。那時我也記不清楚是不是我讓小孩子一路搬下來的。同學們都笑我，我倒覺得這是最可寶貴的紀念物，正是我現在所最願有的。一路把城磚帶回學校，我十分高興，因為我覺得磚頭十分可愛。這是長城頂上我的立足地，我只當那年秋風蕭瑟裏，也有人曾經在這塊磚頭上飄然若仙地站著過。

快到暑假的時候，家裏來信報告已經定好今年陰歷十二月十二日爲我完婚。唉，何苦又來

惹我呢？我本抱定萬事不管主義，現在却不能不管了。簡單一句話，我是不願意現在結婚的。我向主張晚婚，那使我同我心愛的人愛情熱到沸點以上我也不願意違背天然的律例早證白頭之盟。啊！結婚本來算得什麼？男女愛情又豈結婚所能勉強換來？慧妹縱好，我同她沒有絲毫感情，怎樣能草率從事，貽終身之恨！

我當時不是反對訂婚麼？我不是屢次寫信回家麼？家裏來信總不提，我倒當事已冰消。那裏曉得婚期都已定了呢？唉！無論怎樣，我不能於學業未成之時結婚，這是我的決心，至於訂約之事……唉！家裏簡直就沒有承認我有發言權。親愛的祖母啊！你老人家本來不曉得什麼男女婚配要得本人的同意。記得小時候吃飯飯碗裏贖了幾粒米，小孩子懶得吃乾淨，祖母就說不吃乾淨要娶麻子媳婦的。還有我愛玩各種有五彩花樣的大大小小的碗，祖母就同我說，將來替我娶一個碗店裏的小姐好不好。童孩無知的我還曾經搖頭表示不贊成。現在祖母難道還當我是小孩子不好意思的表示麼？祖母本來以為無須徵求我同意的事情，辦妥了告訴我一聲罷了。

『事之不能盡如人意者，夫復何言！』——這是我親愛的妹妹安慰我的話。事有可奮鬪而不

能奮鬪者，事有可決裂而不忍決裂者，噫！夫復何言！

大考匆匆過了。東裝就道時節，最使我悵然若失的，就是在我前面的種種複雜不能解決的問題。我愛看見我頭童齒豁一年不見的老祖母。我可不忍提出我想要提出而又不得不提出的晚婚宣言。婚約終於不能解了，然而十二月十二日的吉夕良辰，我終不甘心。

妹妹恐怕將要出閣了吧！也許已經出閣了，我那裏曉得。今年再遊龜頭渚。祖母未必再有精力，姑母也不見得去。妹妹呢，我也不願意再邀她去。湖水依然，島山依然，潔白的一雙飛鳥不會再來了。

一路歸程，說不出的種種複雜不能自解的意念一齊擁到心頭來。我不知怎樣再去見我的家鄉，不知怎樣再去見我親愛的一年來渴望的人。

長江的暮景我從未看過。五彩的雲霞浮在大江的面上，映著翠綠的獅子山頂，同去秋朝霧迷滿裏渡江的時節別有情景。充滿了別意，渡過江來，今又滿載了心事再登彼岸。人們真可憐啊！大江潮流，永遠不息地迎送來往的過客們；過客們呢，有幾個能無挂無慮領略朝雲暮雨種種變

芝蘭與茉莉 前篇

六八

化無窮的美景。

不等到一夜醒來，家鄉就在目前了。可愛的家鄉啊！我睡眼朦朧裏，不由得樂意接受你歡迎的誠意。

芝蘭與茉莉 後篇

(一)

清早趕回家去，深怕把祖母在睡夢中驚醒，反覺不安，我在車站等了好久，看看時光已過七點，方始押運行李回家。到家一敲門就開了。祖母呢，已經在佛堂唸佛了。祖母看見我迷迷笑著，因為一遍經還沒有唸完，我叫了祖母一聲，也不去擾她。等一遍經唸完了，慈愛的聲音問我：『明兒怎麼這時候纔來呢，火車不是五點鐘就聽見過去了麼？』原來祖母早就聽見火車到了。她又說：『你信上不是說明天早晨到家麼，不過今早火車過去，我已醒了，我忽然覺得你就要來了。等了一個半鐘頭還不見你來，纔到佛堂來的。』我還是帶著孩子氣同祖母說：『回頭再唸佛吧，少唸了下次補也是一樣。』

祖母連忙問我餓不餓，我說在車上吃了白糖甜粥了。祖母笑著說：『白糖甜粥一定配你的胃口。』我笑著點點頭。祖母怕我一路辛苦，催我去睡，我却不願意拋棄這初到家時最甜美的一

刻。

我同祖母一同吃早飯，家鄉風味，當然使我十分滿意。

祖母看見我又黑又瘦，她說我真成了北邊蠻子了。她問我學校裏飯菜怎樣，以及飲食起居種種瑣事。她說身體要緊不要省錢自苦，弄得瘦到這樣，眼睛凹裏都那樣深了，頰骨部高出來了。我就說平時並不那樣瘦，新近大考，加以火車上磨了兩夜，也許形容憔悴些。

*

*

*

*

午飯後就到姑母家去，路上遇到我渴想的芝妹了。芝妹正到一個外國女人那裏去讀英文，她這樣回答我短促的疑問了。等她說完，兩輛洋車已經離得很遠。我覺得她一定要問我幾時到家的，我就遙應了一聲『剛到家……』我們彼此都忘了吩咐洋車夫停車，所以洋車夫竟不讓我們多談了。

一直到了姑母家，姑母正忙著呢。我看見有染好的紅蛋，有裝就的喜糕，還有些紅綠色的核桃花生及許多零碎含有特別意味的點綴品。我悟心縱慢，也猜著幾分了。

原來妹妹還沒有出關呢。我回家又趕著吃喜酒了。何等的不幸啊！這些事偏要在我眼前發生！我難道真怕看見這種事情發生麼？『事之不能盡如人意者，夫復何言！』——這些話何嘗不是失意人自己安慰自己的話。然而這些確是妹妹安慰我的話。無可奈何之事，我們不應當低頭愁眉去承受，我們應當像不怕死的好漢唱著山歌仰著頭顱去受死刑。所以我又何必懼怕呢。事情要發生的總是要發生的。不能挽回的就永遠不能挽回了。

姑母正忙著張羅呢，約略談談，我也找不出話來講。我連問一問妹妹吉期的勇氣還是沒有。我起初還癡心妄想希望妹妹回來可以相見暢敘。等了一會，漸漸覺得不敢見妹妹了。有什麼話可談呢？我們終於隔膜了，我們再也不能像小時候那樣隨便依戀著。她是她，我是我了。打散了的孤鴻，再也飛不到一起了。

越想越無所措手足了。心亂如麻，頭痛不堪；只得趁早告辭。臨出門的時候還深怕妹妹歸來靦面相逢。妹妹一定上完課就趕回來了，我這樣想。可是安知她不像我一樣沒有勇氣見我呢？唉！誰知道啊？

次日早晨我就同祖母談結婚問題。我陳說了許多早婚有害晚婚有益的理由。祖母仍舊堅持「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我急得無法，只好把男女結合貴有愛情的一套話說了。祖母倒也很開通，就說：「那麼你同慧小姐就通通信見見面自然就認識了。好在慧小姐也在學堂裏的。」我也不接談這一層，只說年紀還小不妨從緩……

祖母聽見我以年幼爲辭，就說：

「你今年十九歲了，可也算不得小了。何家的少爺今年纔十七歲，十月初十也就要辦喜事
了。」

我不知道何家是什麼人家，聽得莫明其妙，不由得不開一聲：「何家是那一家？」祖母詫異地說：「何家就是住在北門的那一家新親……芝兒的姑爺今年纔十七歲，你不知道麼……」說到這裏，祖母似乎想起了什麼來。接著說：「不差，你還不知道呢。這是新近纔定見的。今天是廿七吧！這個月月小，廿八廿九就到初一了。初一送求允帖，男家就連吉期帖都那天送來。日子好像定的

是十月十日，好像是哩……」

我聽了實在莫明其妙。怎麼現在纔送帖呢？這門親事不是去年秋間就說的麼？那時候不是姑丈急着要定見，祖母還上觀音菴求了上上籤麼？怎麼事情延挨到現在呢？噯呀！去年說的不是姓彭麼？怎麼又改了何家呢？彭家不是什麼都好麼，菩薩不也說婚大吉麼？這可不明白了！躊躇了一會，終究要開口問：『那麼彭家呢？』

祖母歎了一聲說：『說起來也話頭長。去年不是說的彭家麼？事情都快成了，可是彭家不知請了那一個瞎說瞎話的算命瞎子占了一占說什麼芝兒命硬，將來恐怕要尅夫。他們的寶貝心肝，自然差不得一點兒，連忙就把年庚帖子退回來了……』

我聽著不由自主地稱快。好闊的彭家啊！你們本來沒有福氣要我的芝妹！

接著祖母又說：

『從那時候起做媒的絡繹不絕，然而總找不出雙方合適的。直到這個月初纔說的這何家。現在纔算定見呢。姻緣要巧，這一次還算好……』

真巧啊！我禁不起聽這段可悲可泣的情節啊！『事之不能盡如人意者，夫復何言！』我親愛的芝妹，幸而不爲彭家所奪，我竟還忍心讓我妹妹再爲人所劫麼！唉！該死該死！我既愛妹妹，而不知護妹妹，我既愛我自己而不知爲自己着想，我負了妹妹，我誤了自己！事原來可以如人意，而我使之不能，我之罪惡豈能磨滅於萬一！然而赴湯蹈火，又何足償過失於萬一呢！你還敢說，『事已如此，夫復何言！』麼？你就是因爲把夢幻泡影當作『事已如此』，錯過了千載一時的機會，弄到這步田地！一失足成千古恨！無情的我啊！不智的我啊！家書傳來我怎樣就抱着無謂的失望！我恨我不能防患於未然，預先厄心這種奇巧姻緣的發生！我恨我不能早澈底地愛我的妹妹！我恨我不能把虎口餘生的妹妹早就奉爲一生膜拜的對象！我恨我沒有勇氣把我所希望要實現的成爲有實現的可能！唉，我真負心啊！妹妹信中不明明說：『事之不能盡如人意者，夫復何言！』麼？這明明是自恨恨我之意，我怎樣竟不覺察。原來事可以如人意，而使我親愛的妹妹失望者就是連信都看不懂的我。唉！傷心語一字一淚，我難道竟不覺得字裏有淚麼？

去秋離家我即以爲芝妹定爲彭家所奪，當時竟無絲毫勇氣，準備廝殺。到校之後，便以爲萬

事全休，遂致百念俱灰。懦夫啊，你怕聽你妹妹出閣的好音，你竟不敢於家書中一詢究竟！你也太信菩薩了吧！你真以為菩薩說婚大吉就一定成就麼？

唉！何顏再見我親愛的芝妹！

鋼刀啊！麻繩啊！門前的溪水啊！車路的鐵軌啊！那一樣不願意親近我呢？

懦夫啊！這樣就算了麼！

(二)

第二天的早晨，依然從夢裏醒來。

我堅決地同祖母說：『婚姻一定要有愛情，我同慧妹無愛情可言。婚事又從何說起？』

祖母從不會想到小孩子有十分反抗的舉動。她並不覺得這幾句話的分量。她祇說：

『事情總要早辦纔好，並且日子已經定好，不宜乎改變的。又況你今年十九歲，最好沒有過了今年，就要到二十一歲纔大吉大利。你明年不是就畢業麼？今年還嫌早麼？明兒啊！一切的事你不用管，年假時候回來一趟就完了。』

我告訴祖母說我要出了洋回來纔結婚呢。我說沒有讀完書就結婚最不相宜。

祖母聽著似乎有出乎意外之驚訝。

『怎麼要出了洋回來呢？那樣夜長夢多又要幾時呢？你難道不想想我怎樣風燭之年朝不保暮的麼？』

祖母流淚說著，我也不禁淚珠滾滾。唉！年老的祖母，不知我何日可以圖報！五六年後祖母當更老得不堪了。萬一我離國之後，祖母有什麼病痛，更叫我怎樣呼天求地！我竟已在預想到將離祖國的一天。無情的太平洋，挈我東流，不知幾時纔送我還鄉呢？一年遠遊京華，已使祖母倚闔，望眼欲穿！唉，不堪想啊！硬著心腸，拚將淚灑太平洋吧！

祖母却柔聲地撫摩著我說：

『明兒，就那樣辦吧！』

我也不忍再辯，只好暫時不提，容後從長計議。姑母不是最體恤我麼？我該在姑母家陳述我的意見，姑母也許會幫我解決這個難題。

六月初一就是送帖的吉期，祖母先坐轎子到姑母家去了。這種事情，老人家最喜歡不過。我只說要寫幾封給同學的信，到吃飯時候再去。

我有什麼感想呢？我該有怎樣的感想呢？懦夫啊！你不配靦顏在人世，就這樣算了麼！自私的我，却因為不貫徹無勇氣而陷到這種地步，夫復何言！可愛的芝妹啊！我本無福消受你做我終身的伴侶！何子勝我萬倍，則我當為吾妹賀。自私的我幸而失敗，否則我固庸碌，從害吾妹，又豈相愛之夙願。好了，什麼都解決了，我只希望我親愛的芝妹將來得到生活的愉快，那我也心滿意足。我不讓我自己自私，我不能早有決心宣布終身奉仕吾妹的誠意，我只該如此。我希望芝妹還能容我時常表示我的愚誠，盡我微薄的餘力以報生平未償之願於萬一。

還有什麼懼怕呢？我將高高興興吃夠了喜糕，再多帶些紅蛋回來。我應該誠心祝賀我芝妹將來的幸福。還有什麼惆悵呢？要發生的事情，終於要發生的。只希望發生了以後，格外滿意，則事之不復盡如人意者，又何嘗非天之所以福吾妹。芝妹啊！不要耽憂！你一定會滿意的！你的前途無

限量，你能讓我祝賀麼？

胡思亂想了一陣，漸漸勇氣增加了，倒自恨爲什麼遲遲不行。

一切的文俗禮，我縱不覺得觸目傷心，也不足以引起我瞻望的興趣來。

妹妹却在書房裏依然讀她的書，有若無事。她正讀莎士比亞樂府 Romeo and Juliet的故。那時節正是 Juliet 倚窗夜語，毫不提防花果園中 Romeo 隔樓有耳。兩家原屬世仇，故 Juliet 對月私語有：「羅米阿阿！羅米阿阿！羅米阿你在那裏？棄乃父，易乃姓，爲我之故，你若不然，而猶爲我所鍾愛，則我將不再爲你仇人之女。」妹妹正唸這一段呢！我還想接着領略吾妹複誦 Juliet 的情語蜜蜜，而妹妹已經覺察有人，趕忙回過頭來。我們的視線接觸在一起，她很自然地同我說：「好，明哥來得正好，我這一段正不懂呢！」她拉我坐到她的旁邊，我欣然問她讀到什麼地方，她說這一本剛讀完，現在又從新溫讀一遍。我忽然想到在校讀莎士比亞的戲，同學各人擔任一個角色的話，對語煞是有趣。我同妹妹說了，妹妹也高興得了不得。她說演戲很有意思，在北京時候她

學校裏演什麼夏夜夢 (Midsummer Night's Dream) 她那時可惜英文程度還不夠，不能參與我說那麼我們隨便挑一個地方起始吧。我手眼看到 Juliet 爲 Romeo 冒險越牆而耽憂，Romeo 的答話我就唸：

“Alack, there is more peril in your eye,
Than in twenty of their swords.
Do you but look kind upon me, lady,
And I am proof against their enmity.
Better my life should be ended by their hate,
Than that hated life should be prolonged,
To live without your love.”

(唉！你的眼睛比他們二十把尖刀利害得多。淑女啊！你但慈惠地看着我，他們的仇恨就不足以傷我。我甯可受他們的仇恨而終，不願可恨的生活，沒有你的愛而再延長。)

底下該是 Juliet 說話了。我眼望一望妹妹，妹妹也就照着唸。

“How came you into this place,
And by whose direction?”

(你怎樣會到這裏來，又是誰指使你來的呢?)

我只唸了半句!“Love directed me.”(愛情指使我的，妹妹撲嗤笑出聲來，我停了望她，正像莎士樂府本末裏描寫的一樣，妹妹臉泛紅了，可是我僥倖得多，雙頰的紅暈，沒有被黑暗遮掩，我竟看見了。妹妹並不覺得有什麼不自然的羞怯，她望着我說：『明哥，書上儘是些愛情的說話。』我們默默對坐了一會，我們覺得彼此沒有絲毫隔膜。至少我覺得現在我們不可沒有格外純摯的愛情了。我們的愛情，並不因為事之不能盡如人意而減少。我們反而因為如此發生一種格外神聖格外純潔的愛。我們因為彼此的遭遇格外有同情心。我們精神上的了解，因為表面上的離散而益堅固。

我固不能據她爲己有，她亦不能要求我作她終身的伴侶。我們終於要分散的，我們不久要隔膜了。可是這一刻呢，我們分外密切分外關心。

難道彼此結婚以後，我不能保持一向從小到大純摯的愛麼？我不信我們會因婚姻而增隔膜。至少我這樣希望了。

飯後我就同姑母談晚婚問題，姑母倒是極表同情，稱讚我志氣好，但是她也想到祖母年高，未免爲難。她聽了我『男女結合，貴有愛情……』的話，點頭說：『論理也是這樣好！那麼好在我們是老親，慧小姐又在學堂裏的，你們不妨先通通信再說……』

我想好歹事情是這樣，不會再有大變化了。經姑母再三勸我，我也就答應同慧妹通信。然而愛情不是能勉強的，硬要發生，是多麼不自然啊！通信似乎很容易，可是又有什麼可說的呢？

姑母還同我說：『慧小姐我們都看見了，相貌也好，人品也好，並且很用功讀書。明兒，我看是很好的，你也不要太嫌人家……』

姑母是不會騙我的，她總不致於像哄小孩那樣哄我。可是才貌雙全的美女子，我有沒有資格去匹配，倒是我所疑慮的。芝妹的命運全靠著幾個紅帖子送來送去。我呢，不也在強奪慧妹作我的伴侶麼？唉！我固無福要芝妹，也未必配要慧妹啊！世界上的慘劇就這樣隨便發生的麼？也許都是這樣隨便發生的，那我更莫明其妙了。

臨走以前妹妹竟告訴我蘇州遇見慧妹的情形。我纔想起那書信來，信中的一字一淚，重新現到面前，合著一種新的意味。我趕忙在妹妹面前作重要的聲明。我震顫地說：「妹妹，今天的事，我今天纔曉得啊！我只當這是一年前的事啊！」

妹妹聽了，微微笑着看我。

告別的時候，她格外親切地送我。

(三)

慧妹同我不知幾時見過面的，我想不出她是什麼模樣兒。我腦經裏絲毫沒有她留下來的印象。我們一向不來往，叫我又怎樣寫信要求她愛我呢？這種一相情願的事情，我是最恨不過的。兩位老人家好意要把我們倆撮合在一起。慧妹固然不曉得我，她也許因為不忍拂老人家的意，纔默默無言，心中正未必願意。她也許同我一樣，讓她寫信給我，不也像我寫信給她一樣的不自然麼？她不願意寫信，而我要求她，她即使因為名分上的關係勉強作答，那又有什麼意味呢？總之強迫人家最是不對，尤其是違背神聖的愛的律例。

然而事情不得不那樣辦。我們彼此縱不滿意，早晚也一定得結合在一起。我想庸碌的我，當然已是三生有幸，無可怨尤，可是誤了人家，中心豈能自安。沒有法子，我只得勉強寫一封信去塞喧幾句，以爲彼此稍得了解的導線。現在的時勢，我們只好從不如意中求差強人意的而已。

幾次思量，幾番易稿，纔寫了以下的幾行。

「慧妹青睞：孩時一別，於茲十載，不獲相見，悵何如之！曩者太姨母欣慶古稀，明遠寄京華，悵未能登堂拜賀。家書頻傳，藉譜吾妹佳况，乃好音忽頽，欲以舊姻而新結朱陳之好。庸碌之才，豈敢遂膺乘龍之選，再三稟陳，想已獲辭，乃家祖母深感太姨母之盛意，不爲轉達，終至於今。然而中心慚悚，未嘗一日忘也。」

明也不才，未能免俗，曾未嘗一通衷曲，悔恨曷極！但男女結合，貴有愛情，愛情之生，端賴相知。欲圖相知，則通信之舉，實屬刻不容緩。明爲前途利益計爲永久幸福計，不得不作此冒昧之舉，幸勿以輕薄見笑也。

假內有暇，祈賜玉音。冒昧上書，諸希鑒宥千萬。敬布腹心，順頌時祉。

明遠手啓

* * * * *

寫完了信從頭至尾看了幾遍，總覺得這種信是很不自然的怪物。古往今來恐怕沒有過這樣的寫法。歐美自由戀愛最通行的地方，決找不出這樣的一封信書來。就是在現今中國，我也希望這是獨一無二的。但是，這可以算得是情書麼？神聖的愛，就這樣隨便遭蹋麼？愛情豈是隨便能發生的，又豈是理智的一種作用！我因為別人要讓我們將來在一起，我覺得通通信是必不可少的。什麼『爲前途利益計，爲永久幸福計』不是說得明明白白麼？這樣算是這封信的動機，較之於羅米窩 Romeo 說的『愛情指使我』怎樣？哈哈！什麼情書！這纔是自騙自呢！

信上說了一大套『男女結合……』的話，我覺得最無謂了。『男女結合，貴有愛情』好一個大前提啊！後來說『愛情之生，端賴相知。欲圖相知……』結出通信之必要，多麼言之有理。然而有了愛而通信，斷乎沒有這樣說法的。我記得有一位詩人唱過：Never seek to tell thy love, For Love that never told can be.”（毋思告乃愛兮，愛其不能相告兮。）那麼明明白白地大聲疾呼

說我們通信吧，通信就是愛，該是多麼無意識啊！

剛寫好了信封，芝妹却來了。她每天下午不要上課麼？怎麼這樣早就來呢？我疑是夢中。芝妹却真來了！她看見我正在把信裝進信封去，她問我：『是寫給慧妹的信麼？』

我點點頭，就把裝進去了一半的信抽出來遞給芝妹看。她接在手裏，只笑着說：『我看不懂的！』看到第一段的末尾，她不由自主地問我：『你真再三寫信回家辭却的麼？我們怎麼都不知道，外祖母也不提！』我很鎮靜地回答：『老人家自然不提了。我寫了好幾封信回家，來信裏却絲毫不提，我還只當辭却了呢！直到新近纔曉得十二月十二簡直就要辦喜事呢！』

她似乎露出深思的神氣，却仍舊往下看。我竟不敢望她，因為我知道她看了『男女結合……』的那一套費話，別有一番感觸的。料想她看完了，我就問她：『你看這封信怎樣？』她笑著說：『這樣一片大道理，叫人家倒也難辦的。』我還一定要問妹妹關於回信的推測。她說：『我想回信是會有的，可是看怎樣的回信……』

她轉眼看見牆上的月份牌，上面嵌著一張名畫。母親抱著小孩子，小手捧著慈母的雙頰，小嘴正喂著母親呢。妹妹稱讚畫好，並且笑著問我：「這叫什麼？」我只笑而不答。

後來我們又談到莎士比亞的樂府了。我問她威尼士商“Merchant of Venice”讀過沒有。她說原本還沒有讀呢，大略的情節倒從莎士比亞樂府本事裏看過了。

我指給她最有名的一節看。就是富 Bassanio 雀屏中選的時候，Portia同他說的一段話。

“.....though for myself alone
I would not be ambitious in my wish,
To wish myself much better; yet, for you
I would be trebled twenty times myself;
A thousand times more fair, ten thousand times
More rich;
That only to stand high in your account,
I might in virtues, beauties, livings, friends,
Exceed account; but the full sum of me
Is sum of—something, which to term in gross,

Is an unlessoned girl, unschooled, unpractised;
Happy in this, she is not yet so old
But she may learn; happier than this,
She is not bred so dull but she can learn;
Happiest of all is that gentle spirit
Commits itself to yours to be directed,
As from her lord, her governor, her king.”

我讀了一遍，還同妹妹講這段話的大意。

『Portia說她雖然自己不很奢望，但爲愛Bassanio之故，希望她自己格外美，格外好，格外富。她縱然美好而有資產，而她在是一個沒有受過充分教育的一個女子，幸而她還年輕可以學習，更幸而她不是天生的愚笨還能學習，最可喜的就是她的柔心願意受Bassanio的教導指引……』

妹妹認爲這一段話很好，她不止地稱讚莎士比亞的天才。

我又同妹妹講了些補習英文的話。我告訴她多讀多看是長進英文唯一的方法。我說外國

的文學書裏小說最多了，詩同戲劇，初學都難入門的，像莎士比亞的文筆，我們那裏就學得到，所以現在還是多讀些小說，英文自然而然後會長進的。

妹妹就問我：『那麼讀莎士比亞的沒有益處麼？』

我連忙回答：『自然有好處。可是莎氏樂府算是外國的古文，好些文法字句都是特別的。外國現代文學家很多，他們的作品也都不差，並且比較的容易得益些。就是許多英譯本也極有價值。』

逢巧我書桌上擺著的有三本小說：一本藍皮的是哈提 Thomas Hardy 的“Return of The Native”一本綠皮的是哈姆生 Knut Hamsun 的“Par”，一本淡紅色的是佛朗士 Anatole France 的“The Red Lily”。我還把這三位小說家大略介紹一下，妹妹欣然要借紅蓮 (The Red Lily) 去看，她稱讚那個名字題得好。

(四)

在家無聊，不免就想到公園去走走。荷花又含苞將放了。記得去秋來賞殘荷，現在却又正在

欣欣向榮之時呢。殘荷却是快意時候賞的；嫩綠的荷錢；粉紅的花苞；只讓我於無聊中憑眺。荷花池啊！你每一個夏天不知要換多少個花樣。現在遊園的人還少，漸漸地却要增多了，終至於成羣結隊滿園儘是些嘈雜的聲音。

修剪得很整齊的冬青樹，圍着綠絨似的草地。樹蔭深處，有遮不住的茅亭。

信步繞來，賣茶的竭力邀我入座。我不由自主跟著他走到一張茶榻旁邊。茶泡好了，我還沒有喝幾口，想起今天天氣這樣好，公園又這樣幽靜，何不去招姑母同妹妹來呢！我匆匆忙忙付了茶資，格外多給些小賬，預備停一會來他可以招待得特別格外好些。

洋車飛快地跑到了姑母家的門口。姑母問我從那裏來，我只說從公園來，却還沒有就提邀姑母同遊。我問姑母：『妹妹上課還沒有回來麼？』她告訴我：『今天下午四點那個外國女教員請她到家裏去吃茶點，所以還沒有回來。』這時候剛巧四點十分，平常妹妹一定可以回來了，今天却剛不巧。

我想茶話會也費不了一個鐘頭，等一會妹妹也就回來了。我同姑母閒談，姑母問我蘇州的

信寫了沒有。我就告訴她信已經發了一星期，還沒有回信呢。姑母說：『這個本來也很費事的，不要說別的，就是你芝妹妹信也是很懶，我幾時催她寫封給你姑丈的信，她總今天推明天地延挨着。』我接著歎聲說：『強人所難，本來不對的，人家不願意寫，那有什麼法想。』姑母知道我心裏煩悶，安慰我說：『不要着急，慢慢兒信就來了。』芝兒同她在蘇州見面，她們倆很要好的，後來也彼此通信，我回頭讓芝兒寫信去說說好了。』

我本來願意等妹妹，姑母又留我吃點心，樂得多坐一會。看看快到五點半了，還不見妹妹的影兒。我想時光不早，要到公園也嫌晚了；又況出門時候沒有同祖母說明上姑母家來，多耽擱也不好。我告辭了，歸路洋車走過公園的門口，我只得向公園望了一望作抱歉的表示。

一到家祖母就告訴我說：『芝兒剛纔來了，坐了一會剛走的。』我說：『原來妹妹散了茶會到我家來的。』祖母還說：『芝兒從她女先生那裏來，還帶給我兩塊外國點心呢！』

我現在纔明白爲什麼久等不來。我詫異地說：『我剛纔從姑母家回來，可是路上怎樣沒有碰見呢？』祖母告訴我車路有兩條呢，我纔放心並不是我頭昏眼花，以至於迎面不相招呼。

隔幾天我到姑母家去，妹妹同我商量赴滬就學問題。她說在家補習總不如學校的好，並且那位外國女教員不久要搬到杭州去，另外找一個是不容易的。我仍舊像多少年前一樣的不熟悉上海女學堂的情形。我把報上見過的幾個女學堂的名字想起來說給她聽，她問我那一個學堂好些，我無法回答，只說比較比較各校的章程再定見吧。

妹妹告訴我說慧妹今年在蘇州中學畢業，也該考上海的學堂了。她說要能同慧妹在一個學堂讀書，那最好了。我想一個中學纔畢業的學生，考得好亦不過插入正科一年級，妹妹程度好得多，自然會插入高班的。我當時有些氣忿，就說：『中學畢業就算好了。』我又想假使慧妹一字不識，我又怎樣。所以中學畢業實在也算不差了。可是妹妹誠懇地同我說：『讀書是讀不完的，慧妹那樣好學，一定要進大學纔好。』她這樣說法，倒好像我不讓慧妹進學堂似的。她滿腔熱忱地同我說怎樣該進學堂，我也佩服妹妹的見解，因為她不但自己知道用功讀書，還說得出讀書的真實價值，領略得到讀書的真樂趣。

我笑著同妹妹說：『我同慧妹又不認識，你儘同我說又有什麼用？』妹妹詫異地問：『怎麼？不是同她通信了麼？』我還是笑著說：『任而不來，那有什麼法兒！』我想起姑母答應過讓妹妹寫信催促慧妹的，就接著問：『妹妹，你沒有替我寫信去麼？』妹妹微笑回答：『那天早寫去了。這封信真不容易寫，可是爲了你，自然應該盡力的。』我也想這確是一封不容易寫的信，虧得妹妹。我問妹妹還記得信裏的話否。她一面開書桌的抽屜，一面同我說：『這封信可費了事，我還起了草稿寫的。』

在一張淡綠色的梅花箋上，寫的是：

『慧妹惠鑒：久疏奉候，未識起居奚似。明哥新自京回，曾上一書，諒早邀青睞，迄不奉覆，深以爲念。竊思雙方能交換意見，實爲至善，異日爲愛情之結合，可以預賀。吾妹博撫新學，仍泥於舊俗乎？深望即寄幾行，免得人家望眼欲穿也。』

吾妹今夏卒業蘇中，自宜繼續入學。姊以爲讀書爲人生最樂之事，終身不厭。吾妹好學

性成，斷不致一得自封。姊秋間擬赴滬就學，如得吾妹同在一校，當爲快事。明哥亦主張終身求學，翌夏且將遊美，異日吾妹接踵而渡太平洋，會看新大陸又多一中華女子，姊爲吾妹祝，亦爲明哥賀也。

明哥囑代致意，並盼玉音隨暑雨頌來，以慰有情人渴念。順布懋忱，卽頌文祉。

芝瑞上言

字裏行間充滿了無限的熱忱，我十分感激妹妹爲我出力。她知道我心裏希望慧妹有高深的學問，我的希望倒成了她的希望。她爲了我希望慧妹繼續入學，希望同在一校盡指導之力，又希望把慧妹送到黃浦灘邊渡太平洋而去。妹妹也未免太好意了。她不說爲了我自然應該盡力的麼？她是怎樣一個不自私的女子！她真是我的親妹妹了，她這樣關心我，這樣關心我還沒有愛過的未來伴侶！

她問我寫得怎樣，我真誠地說了一聲：『謝謝你！』妹妹撲嗤笑了，還說：『用得著你謝麼！』

她說這兩天該有回信給我，忽然她要緊緊地問我近來又寫信去沒有。我並沒有那樣辦。她怪我爲什麼不寫第二封信去催一催，她說：『人家接著你第一封信，不好意思就寫回信的。你不記得……』說著她信手翻開莎氏樂府本事 Romeo and Juliet 的一段給我，『你不記得這一段麼？』

正當 Juliet 對月自吐胸襟之後，忽同 Romeo 交談，Juliet 極欲效貴家女子故技隱藏其真心的愛而有所不能。本事裏描寫得真好：

『……她 (Juliet) 極願收回她所說的話，但是已經來不及了；她極願泥守禮文，讓她的情人遠遠隔著，像謹慎女子的慣例，先皺眉蹙額，剛愎頑固地與求婚者以嚴厲的拒絕；她們端莊而羞澀地站開，離了她們所最願意的地方，使情人不以爲她們過於輕佻易爲所得；因爲成功的艱難增加對象的價值……』(見本事二六四頁二六五頁)

妹妹勸我再寫封信去，我也覺得她想得合於情理，一味怪人家不開通也不對的。

*

*

*

*

又要寫一封無話可說而不得不找話說的信了。我把上一次的信稿翻出來看，我覺得我的話也盡於此矣，還有什麼可寫的呢！不差，妹妹勸我寫信，不過是形式上的事。頭一封信寄了二十天了，現在慧妹接了芝妹的信，就是想回我的信，也覺得相隔的日子過長，不好意思忽然來信。好吧，只好再寫幾行了！

夏天的晝間正熱，汗流滿面，手染到信箋就會把字蹟弄模糊了。夏日寫信是苦事，尤其是這一封信。

終究寫好了，我想這也是很可紀念的信，一生再也不寫第二封的，就又抄了一個底稿：

「慧妹賜鑒：前上寸箋，不識已邀青睞否？男女給合之旨，前書不揣冒昧，已略陳述。實則雙方欲結秦晉，聯絡本不可少。或爲泥於世俗之見，囿於迂腐之論，終不敢略有表示，遂不能早得諒解，而種種因果竟有出人意料之外者，豈不可痛？庸碌之才，蒙太姨母大人輕將掌珠相許，隆恩厚誼，感激無涯，更有不敢緘默者矣。」

溽暑悶人，懶於執筆，人同此情，豈敢相強。得書後，吾妹肯一賜覽，則幸甚矣。若能錫以短札，使知該書得抵粧次，是所尤感。揮汗草此，不盡欲言。尚布，順頌暑祉！

明遠上

此書投到，不知又害弱女子幾千萬次柔腸迴轉。出人意料之外者果何在呢？我不願作如此想。慧妹何不幸，盛夏而復聆人之喋喋不休！思之重思之，欲告罪而無從。

(五)

歸結郵差遞來了一封寫著「蘇州張緘」的信。事出意外，而又爲所渴望者，欣喜自不必言。拆信看了幾遍，也不管說的什麼，只覺得接信的快慰。

夢中醒來，牀頭一無所有，但是「蘇州張緘」的幾個字，我還記得清清楚楚。一切願望，夢裏實現了，是最省事的事，本來夢裏實現同真的有什麼不一樣——也許夢裏實現的要格外美滿的多。其實接到蘇州的信，也是一件很可耽憂的事。信裏包含著種種神祕，引起了種種波紋。並且這封回信同我寫去的信一樣是古今中外獨一無二的創格。世界上的大自然中，竟有這樣不自然

的事情發生！然而不自然能漸漸融化於大自然中，是萬一的希望。

夏間涼爽的天氣不易多得，趁此時光遊惠泉勝景最相宜了。姑母雇了一只小船，預備請祖母去遊惠山。祖母因為暑天的緣故，精神總不好，天氣涼快些，正預備養息養息，不高興去。我走到河邊，看見一只極精緻的小船，船裏有籐榻籐椅放著。遮太陽有布幔。兩旁綠漆的卍字欄杆映著碧水，襯出純白的桌布，淡黃的籐椅同有紅花黑字的茶壺茶杯。又搬下去了一個大西瓜，旁邊放著鸚鵡式的銅刀同各色洋磁的調羹。

我欣然跳下了船，隨後姑母同妹妹也上了船。西瓜是我最喜歡吃的，一路吃了不少。姑母同我說：『我們幾時再遊龜頭渚吧！』我祇是露著微笑。妹妹插口說：『天涼些再說吧！舅婆怕熱，這兩天總不會有興致的。』

黃埠墩好像沒有留神經過，一葉片舟却已向著寶善橋駛去。前面山光在望，叢林疊翠，託出寺宇的屋頂。龍光塔看得清清楚楚了。記得小時候到破塔中放爆竹，嚇得頂上的小鳥四散分飛，

煞是有趣。

登岸先至二泉亭，趙孟頫的筆蹟指給遊客看。天下第二泉就在於此，因為各人有各人心目中的第一泉，對於這個規定似乎沒有人抱過不平。一方一圓的泉，我們從小就看慣了，小時候常拿小制錢擲在泉水裏看旋轉。還有喝泉水茶的時候，把銅元一個個放在茶杯裏。水面看出許多還不外溢，——這些都是小孩時候覺得泉水茶特別有趣的地方。泉亭的前面有一個水池，龍頭不住地放水。池裏有水青色金黃色……各色的大金魚。這些差不多是我每次遊惠山所要看的。魚不住地游泳，非常活潑，有時候翻一個身，水花高高的濺起。

寄暢園是一個幽靜的所在。古樹參天，青苔滿地，有竹亭，有茅籬，有涓涓的泉聲。倚山爲壁，十分古雅，池中堆石成堤，景色尤佳。

徘徊其間，我所最耽憂者就是深怕霎那間現出一對戀人來引起我的心頭鹿鹿。『這纔是一個浪漫的勝地呢。』有人這樣說過了。但是這時候我決不願意有人把池畔堤邊樹蔭深處佔據了。我終於不願意到那裏去了，我們也不向那裏走了。竹樓茅亭，強留我們來領略山景，飽餐秀

色。此處有清香的泉水茶，可以解中心之深渴。

偶爾獨自徘徊，聽八音之泉聲，良久良久。泉聲奏著和諧的律呂呢！石子間迸出來的聲音是愛人的呼聲麼？我終不肯信了！

妹妹果然同我一樣的小孩皮氣，她也穿過了竹林，尋到了玲瓏石後八音泉畔。我看見了如夢如醉，只當是美人石的情影映在水裏射到昏迷了的醉眼來。妹妹拍著我的肩頭說：『明哥啊，你怎樣看呆了呢！不記得鼈頭渚之遊，你還笑我癡麼？』

我只回答：『對此美景，能無神往！』妹妹微笑許之。靜默了一會，妹妹轉身走開了，我不由自主地一步一步跟著她穿石洞，繞曲徑，過堤邊，經樹蔭深處而回到姑母在等著我們的竹亭裏。

斜陽掛在山頂，滿天的紅霞，指示出明日的炎威。然而欸乃聲聲，河風徐來，但覺心曠神怡，猶如甫自泉水中出浴，不知城郭之在望。

唉！啓行何欣欣，歸途乃頓生無窮之悲！憶每逢良辰暢遊，其先有無窮希望，卽有無限樂趣。及至事已過而情將遷，便覺十分依戀，有不忍遽捨之慨。鼈頭渚啊！惠泉山啊！何莫非心愛者啊！欣然

而遊，遊亦欣然，遊罷而悲來，誰實爲之！每見夕陽西下，而誦“Every day we live, A day we die.”（我們每天生活着，但總有一天死去）之句，卽有同樣之感。啊！人們的悲哀啊！不斷的牽連和依戀啊！

門牆在望，又牽動了舊遊的種種情景。姑母家來的次數不少了。小時候跟祖母來坐的是轎，長大了有時信步向這裏走着，有時雇一輛洋車急匆匆地趕來，可是還沒有坐過船呢！船靠到門前了，我同姑母說：「這還是我第一次坐船到這裏呢！」姑母笑著說：「你不會記得了，從前祖母帶著你遊惠山，船走過總靠在這裏來讓我下船。你不還看見你小時候在惠山的照相麼？那一次回來船靠到這裏門前還把你抱了上來——那是第一次你到這裏來呢！」原來小時候我到那裏大纔到姑母家的，我們照相的那一天，還正是這個紀念日呢。妹妹聽見了，倒好像還記得似地插口問：「是不是就是我第一次遊惠山的那天？」姑母笑著說：「是的，明兒也沒有遊過惠山，那也是第一次，你們倒好像約好了去遊的呢！」

姑母要留我吃晚飯，我也答應了。飯後就在院中乘涼，忽然遞進一封信來。妹妹說每天郵差真準，要有信吃過晚飯剛到。她一看信面，就知道是那裏來的，連忙拉著我一同到燈光底下去看信。我只當是姑丈的信，也很熱心地去。姑母看見了問：「芝兒，南京的信麼？」妹妹却笑著回答：「蘇州的信呢！」

我也看見紛紛紅信箋上娟秀的字蹟，一猜便知是我所不想看見而又要看見的字蹟。妹妹把信箋移近我面前些，我大略看清楚了。信上寫的是：

「芝姊賜鑒：奉書敬聆種切，承吾姊關懷入學，感激莫名。今夏卒業蘇中，母校聘任教職，家祖母愛妹彌篤，亦以近便之故竭力慫恿就事，妹正覺爲難，無從取決。今接姊書，恍然自悟，深悔學識譾陋，會不能確定志尙。會當商之家庭，以圖追隨吾姊，常親教益，所云通信事，妹自慚才疏學淺，期期不敢，乃蒙吾姊懇勸啓導，敢不拜命。臨穎神馳，無任心感。耑覆，敬頌暑綬，並祝姑母大人健康！」

妹妹看到『敢不拜命』句，特地指給我看。妹妹說：『好了！趕緊回去吧！蘇州的信在等著你呢！』我當時中心鹿鹿，幾乎有馬上跑回去看信的熱忱。可是一轉念覺得看蘇州的信又何嘗是真正的快樂呢！有不自然的因，自然有不自然的果。我寫去的信是怎樣寫的呢！蘇州信不也是那樣寫的麼？

『還幸虧妹妹的大力！』我轉身向妹妹致謝。妹妹很不好意思地說：『信是她寫給你的，謝我做什麼！』我注意著妹妹忽然低頭含羞，可是不由自主地還說：『妹妹，只當是你寫給我的信，我就高興看了。』

停一會，她抬頭看見我還站在面前，不禁微微一笑，趕緊以手揮我，並且柔聲地說：『時候不早了！……』

(五)

到家亦不願問有無來信。時候確是不早了，祖母已經睡了。我輕輕走進房去，祖母却並未熟

睡，還問我遊惠山遊得怎樣。

早晨起牀，我知道一定得看見那封信了。無論事情怎樣，我得鼓著勇氣去臨陣。走到書房裏，洋漆桌上，果然放著一個淡綠色的洋信封，背面清清楚楚刻著蘇州郵局的戳記。震顫的手，拿小刀慢慢地拆開了信，抽出張布紋箋來。信紙折得很整齊。淡藍的墨水，寫在潔白的信箋上，是何等的和諧。

拿著信箋我還想她該怎樣稱呼呢！她也許寫什麼「明遠表兄大人」等字樣吧！這樣稱呼最討厭了！幸而慧妹寫的是明哥，那還覺得親近些。哥哥比兄字親近得多了，因為芝妹從不拿兄字稱呼我。我呢，我幾乎不說芝妹而說妹妹了。

信總子要看的。庭前的花草含著朝露，晨曦漸漸地偷進屋來，我倚著書桌看信，曾不關心枝頭鳥語。

「明哥英鑒：兩奉賜書，勸導殷殷，厚誼深情，寧不知感？頃讀吾哥將有遊美之行，比維學識日

豐，見聞益廣，爲頌。自慚駑馬之才，不堪深造，幸卒業於中校，秋後滿擬服務母校，承歡重闈，乃蒙吾哥與芝姊諄諄勸誡，慚悚之餘，敢不知勉。尙祈不吝珠玉，隨時有以見教，幸甚。溽暑悶熱，諸希珍攝。卽頌文祉不盡，並叩太姨母大人萬福全安。

慧娟

這樣一封信，虧得慧妹寫的，這是我讀完信後第一個感想。天氣真個悶熱，清早就這樣令人不爽快。難爲慧妹揮汗寫這樣工整的字，寫這樣破天荒的信。寫信確是一件難事，有人簡直認爲信是一種藝術。這封回信當然比我去的信還要難寫得多。但是慧妹信筆寫來，既不平淡無味，且多誠摯之詞。慧妹啊！我本不配向你有什麼要求，我的要求，你竟答應，更使我不安了！

這封信代表著什麼呢？——代表著我侵犯人家神聖的自由的罪狀！我本同慧妹不相熟，慧妹又何嘗認識我呢！硬要把我們拉在一起，自然是不應該承認的。我竟無充分的勇氣，因循至今，這無異於我心硬要慧妹來做我未來的伴侶！我們本來沒有通過信，我們本來不想通信。我縱不曉得自慚形穢，我又豈甘同我爲伍！我竟侵犯了她神聖的自由，強迫要求她同我通信。她的自

由竟受了我的侵犯，那我犯的罪已經成立。我又怎樣纔能懺悔呢？唉！縱有什麼嚴刑重罰也減輕不了我的罪名！唉！除非布紋的信箋上織就了「願意」的字樣，我決難自欺欺人相信這封信並不是我侵犯了她的自由的狀態！不自然的終於是不自然了，何況是哀的美敦書換來的代價呢！

後來我又再三看蘇州的來信，我又找出我寫去的信稿來對照着看。我漸漸覺得慧妹的信並不像我理想的那樣不自然。我覺得我寫去的信確是十分生硬，但是慧妹的來函句句都表現著純摯的情感真誠的態度。

我早夢到接蘇州的信了，但是來信字蹟秀麗，文筆清暢，遠勝於夢中所見。我現在相信夢中實現的還帶著幾分隱藏。假使夢想的過於好了，恐怕要令人疑心到這是不可可能呢。

慧妹好久不來了。有一次她却領着一個不相識的女朋友來到我家。慧妹獨自走到我面前，低聲附耳說道：「蘇州的慧妹妹來了。」矇矓恍惚，正在出神，慧妹却已牽著穿粉紅衣裙的女子蹦蹦來遲。一陣香風吹來，不知是茉莉花香還是芝蘭花香。慧妹好像同慧妹一般高矮，一般身材，纖

腰柔態一般嫵媚。慧妹究竟羞答答地，還披著珠羅紗呢。我看不清桃花泛紅的嫩顏，也找不到秋水爲神的眼珠。嬌笑的酒靨，愛神正在活潑潑地舞著，然而終於不讓俗眼偷看了。芝妹伸出纖手來握我的手，我樂意地輕輕握著。我一時想不起她爲什麼同我握手，但這也是我們少有的機會。平常我們暢談，我們說笑，甚至於久別初見充滿了說不盡的愉快，或是甫聚即別含蓄著寫不出的相思，我們很少握過手，因爲彼此神往，再也想不到作任何形式上之表示。然而芝妹同我握手呢，彼此的接觸何等的親熱啊！芝妹却又遞給我一只纖手，原來已經溫熱了的手却慢慢縮了回去。這一次我還是輕輕握著，然而芝妹却不像剛纔那樣親熱了。很不自然地兩手接觸著，芝妹的手微弱得不可盈握，我縱要表示我的親熱，也不敢緊緊地去握。兩手都在震顫着，漸漸地慢慢地向後退縮。手掌距離得遠了，指頭將要分散了，親熱的片刻已經要告結束。忽然溫熱的雙手——唉！這纔是芝妹的玉手呢！——突如其來地把微弱震顫將要解脫的雙手握在一起。耳邊聽見柔聲說：「蘇州的慧妹來了呢！我如夢初醒，心裏想原來如此，同時覺得手不自然地緊握在一起非常難過，就鹵莽地抽開被束縛的手來。」

手打在牀欄上用力過猛，有些腫痛。我不由自主地歎了一聲：「原來如此！」

祖母正在看荷花，見我今天起來特別的早，同我說天氣又不大熱，怎樣還不晚些起牀呢。我只回答睡不著了。祖母每天清晨起得很早，這兩天盆荷正盛開，她趁著晨曦初昇炎威未降蓮瓣滿承著朝露，荷錢散齊著明珠的時候，未飽吸些清氣。

書房裏放著的茉莉花，比荷香格外觸鼻。但是倒在籐榻裏的我，却正在輾轉籌思呢。茉莉啊！你又何苦惹我！

假使事情不是像現在事樣，假使我們不致於「還是像從前一樣」——換一句說，假使我們可以得到我們的自由，我相信我們彼此的感情決不甘心得到這樣一個歸宿。啊！芝妹啊！最自然的事終于沒有實現啊！

我竟大膽地想我們任何方面都十分願意讓愛神把我們融和在一起。我們比較漠不相識的人，親近得多得多了，又況我們彼此的滿意毫無絲毫的疑義呢！啊！事實是這樣！我癡想我們彼

此的滿意有一向的情感可以證明，以爲就得到了保障。然而一誤再誤，終至於此，木已成舟豈能再有變更！

又一轉念，則親愛的芝妹，依然還可以做我崇拜的對象。芝妹啊！你還可以讓我崇拜你麼？這個疑問我不須問了，我自己這樣安慰吧！這種爲愛之故而愛，多麼高尚，多麼純潔，多麼真摯——我想到這裏不禁熱烈的情感迫著我說——這樣高尚的愛純潔的愛真摯的愛還是可以有還是應該有。

我終於要愛芝妹的，因爲我一向愛了芝妹，芝妹亦值得我的愛。我誠懇地祝禱芝妹將來有更圓滿更豐富的生活吧。

唉！芝妹怎樣的待我！她關心我的事何一至於此！她同慧妹締交，爲慧妹前途著想，無非爲了我這個不知好歹的哥哥。我同慧妹通信全靠芝妹的促成，通信縱不是十分自然的事，芝妹的善意，我豈就忘了麼！芝妹不是手牽手帶著一個珠紗的女子麼？她不是介紹給我『蘇州的慧妹』麼？她不是一手牽著我的手，一手牽著她的手，讓我同慧妹攜手麼？雙手緊緊握著兩只逢巧在一起

震顫着的手的又不是芝妹麼？唉！芝妹啊！我真同慧妹結了婚了麼？你是我們的介紹人麼？你是我們的證婚人麼？

「嚶呀，這豈不是真的麼？這難道是夢麼？夢難道不是真的麼？」

祖母正送雞蛋來給我吃，怕我起早了餓，我却脫口而出地問：

「我結婚是請芝妹來攙新娘麼？」

祖母微笑說：

「癡孩子，誰讓你要東延西挨，不然喜事夏天早辦完了。」

我纔覺得說錯了話，但是祖母接着又說：

「明兒啊！你一向聽我說話的，冬天你可千萬要早早回來纔好……」

也許我當時腦經裏充滿着芝妹來攙新娘的癡念，似乎對於祖母的話默認了，因為我祇低頭看着一對半生不熟的嫩雞蛋，一句話也不說。

(七)

幾天以後我的書桌上放著一篇——我也不知道這算不算是一篇小說。這是破題兒第一遭的嘗試，因為篇幅不長，我就算是試作的第一篇短篇小說。我沒有管怎樣算是文藝什麼叫做技術，我胡亂塗了一些，本來也用不著分清楚是寫實派浪漫派還是自然主義。定好了格句，照定了公式做去，我下筆之先從未夢想及此。本來這是我自己寫給自己看的，縱有大文學家大批評家也不勞他們費神來嘲罵我。

小說的名字最難題了。有些人題好了名字再寫，以為自然沒有什麼困難，小說的內容依著名題做去，好像不會有越出範圍的危險，可是信筆寫去，也許心血來潮，就寫一個亂七八糟，又怎樣好合題呢！

茉莉花啊！香幽色澹的茉莉花啊！花香何怎樣的多情，好吧，我辜負了花香，我就索性借重你的名字就定見了。但是茉莉啊！你可別忘記了你的好友——芝蘭！

當晨曦未昇，朝露猶濕，蔚藍色的天空不像薄暮時節落日薰染得斑斕的雲影那樣鮮豔，但是一片澄碧，足使心曠神怡，靜得胸襟像洗過了涼水浴一般。新鮮的空氣，也纔浴過似的一陣陣的香氣，順著和煦的清風送進鼻孔送到唇邊。這不是芝蘭香麼？但是這並不像我平常聞見的。這樣的奇香，縱不是芝蘭，該也是芝蘭的好友吧。香國原是無邊無垠的。有芝蘭之香，還許附著別的花呢！茉莉花啊！原來是你，你帶著芝蘭之香呢。我到底也覺得你的香氣了。你纔是芝蘭的化身呢，我焉得不愛你。

我原是一個潦倒的書生，偶於雲淡風輕之晨，賞此香黯色澹的花，何等的榮幸啊！花香不住地吹來，不由我不愛你，更不由我不愛你的花神——香國的王。茉莉啊！我愛你吧，我終於不能忘記你的伴侶啊！

二

炎夏悶熱，好難過的天氣！昏昏沉沉，不覺到了山窮水盡的一個所在。滿處是花香，花叢

中密密層層堆砌着梅粧。原來是梅園呢，梅花卻早已盛開了。大膽地進了迷宮，到茉莉花園簇擁着芝蘭的中心。好素淨的梅粧，好潔白的茉莉，一片玉屑裏襯着這般幽雅而可愛的芝蘭。這纔是芝蘭的玉宇瓊宮呢！溷濁的凡間本不配有你！玉宇瓊宮終於不能進去，只此白玉砌成的牆翡翠鑲好的瓦已經是香國的芳澤了。

從花王的素心裏再再上升的一個霓裳飄舞的綽約仙子。我趕緊躬身下拜，因為仙子是我一向崇拜的對象。她是我靈魂的主使，我怎樣能不拜倒呢？我不敢輕易抬頭，但聞得一縷奇香，舉目看時則見一只玉蝴蝶已飛到面前。蝴蝶吃了驚，連忙鑽進一朵嬌嫩的茉莉花去。茉莉花頓時就放出芝蘭的香來。花王啊！這都是你的寵賜啊！霓裳仙子不知那樣去了，只餘茉莉花簇擁着的花王帶着這般素淨的心，這般秀麗的容，這般幽雅的雪香！

好嬌嫩的玉蝴蝶的雪香巢啊！你能跟我去麼？好高潔的雪國之王的寵物啊！好好睡着，不要再飛了！然而老梅樹好像在阻止我的去路呢，我得掙扎着從香國裏偷這個香巢。

茉莉花固然有了芝蘭的香味。在洋妃榻上翻身的時候，至少覺得從素心裏逃出來的

玉蝴蝶就要睡在這個新巢裏了。

三

似曾相識的她和我當遊螢紛飛涼風徐來的時候並坐在芭蕉樹旁，望着池塘裏偶而魚躍引起的水圈呆呆出神。彎彎的新月掛在水底的樹梢頭，向着我們微微張着嘴笑。有時水面皺紋格外多些，把月兒震蕩得幾乎笑歪了嘴。

無聊的我向我將來的愛人問：

『你愛什麼花香？』

她倒不加猶豫地說：『茉莉花香。』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爲什麼玉蝴蝶要飛進茉莉花去了。』我自言自語地說著。她噤的笑了一聲。接著就說：

『那裏來的玉蝴蝶呢？是蜻蜓飛上玉搔頭吧！』

我好像還記得梅花裏著茉莉擁著的花王的玉宇瓊宮。我默默無言。

果然水面上蜻蜓聚著呢。這好像是夜雨的先鋒。燦爛的雲霞早不見了，新月也似乎有掩面歸休倦意。涼風吹得芭蕉葉亂響。我們怕雨來打散，趁早走向屋去。

一陣陣的幽香親熱地迎接我們歸來。她不禁叫出了『好香好香，這不是茉莉花香麼！』
我含糊地說：『這好像是芝蘭香呢！』

茉莉花究竟也是可愛的，因為他帶著芝蘭的香呢。多情的香國之王啊！謝謝你賜給茉莉花的玉蝴蝶。

四

我終忘不了芝蘭的香。每天清早我對著茉莉花徘徊憑賞的時候，我聞得到玉蝴蝶從芝蘭的素心裏帶來的餘香。花王啊！容我拜倒在你的面前。我願香的馥郁醉死了我，讓我化了玉蝴蝶補足你的素心。芝蘭啊！謝謝你的幽香，謝謝你的素心。你爲了我而愛及茉莉當作你的伴侶，割愛你的寵兒，我又怎樣纔能報你！我將永遠崇拜你的玉液瓊漿，我將永遠崇拜你的冰心弱質。我願意崇拜凡是你所心愛的人，我也願意喜歡所有愛你的人。

茉莉花香又被清風送來了，還帶著清幽的芝蘭之香。

(八)

七月初七的那天是我祖母的生辰，姑母同芝妹都來了。那天晝間吃麵，親戚族人來的倒也不少。我忙著張羅應酬，倒恨起煩俗的這樣瑣碎來。晚上客人散後，姑母叫了一桌素酒席來爲祖母壽，我們這時候倒覺得十分快樂。祖母講起牛郎織女鵲橋相會的故事，我同芝妹還同小時候一樣呆呆地聽著。

席將散的時候，姑母問起我同慧妹通信的事來。我就據實回答說回信倒是寫來了。祖母好像不知道呢，也許是我沒有告訴祖母。她聽見了喜歡，高興地說：『你看我本來說慧小姐是很好的，可是現在真也開通了……』姑母順口也說：『慧小姐真好，明兒好福氣呢。』接著又同祖母說：『娘不久也要做太婆了，這樣的好孫媳婦不是自己親眼去看那裏找得到！』

祖母好像還有不放心的意思，誠懇地問我說：『明兒，你可不要不聽我的話，喜事一定要辦

了。』姑母也是這樣的勸我。我再三思量，誠恐拂老人家的慈心，又只好默默無言。

妹妹今天住在我家了。這是近來不常有的事情，並且以後恐怕格外不會發生了。當此乞巧良辰，妹妹也不喜歡那些穿針的故事。芝妹惦念著要看慧妹的來信，我拿給她看了。我又告訴她半個月以來還沒有回覆呢。她怪我爲什麼這樣久不覆。我笑著回答：『沒有話說又怎樣呢！』接著我又同妹妹說：『你以後替我寫信吧！』說話的時候我雙目注視著妹妹，妹妹也不作聲。隔了一會，她忽然熱誠地說：『爲明哥面上……能盡力之處無不盡力……』

我故意問妹妹：『芝蘭花香還是茉莉花香？』她說：『兩種香也很難比較的。』轉眼看見了盆裏的茉莉花，她指著說：『你聞這也是很香的。』我故作愁笑地說：『茉莉花的香好像從芝蘭花那裏偷來的呢。』妹妹可真莫明其妙了。

妹妹看著茉莉的小說，有時候好像十分局促不安。看她低頭的羞態，就知道雙頰早飛紅了。她終於看完了『茉莉花……還帶著清幽的芝蘭之香。』我很不知趣地問：『你看這篇怎樣？』妹妹

只低聲同我說：『我看不懂的！』

妹妹爲什麼告訴我看不懂呢？我即刻明白了。我也不再問了。

我覺得同妹妹格外親近了，因爲今夜妹妹就要住在我的家裏。萬籟寂靜裏，除了秋虫的唧唧，也聽不見什麼鵲橋邊的私語，心房的震動自己覺得十分清楚。好一種奇異的感覺啊！

妹妹同姑母在裏房安息著呢，這不須入夢！我將永遠睜開了眼睛，防止一切惡魔的侵入。我甚至於願意終身在房門口把住，斷絕一切交通，省得我親愛的妹妹離開我依戀的故巢。

好自私的我啊！這難道就是香巢麼？這難道就是香國麼？好不自量的我啊！

夢神終於領我到花香深處了，我不再呆呆守著。

我到了一個香草叢生的池塘，水面鋪著一層軟草篇成的薄簾。我走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簾孔裏漏過的彎彎新月。一個裹著粉紅輕紗的女子簾水坐著。真也奇怪，飄舞的衣褶絲毫沾不著透過簾孔的池水。等到我走近跟前，我不由自主地順著她指的方向，仰頭真萬里無雲的澄碧

的天空上的一彎新月。水面的和風吹過一陣陣的幽香。是蘭澤的芬芳呢，還是愛人的呼吸，我終於辨不清楚了。

披著粉紅輕紗的是誰呢？我不屑分辨。從她的後影，從她的姿態，從她飄飄若仙的神情，我還能認錯麼？她是新從清幽的明月裏下來作一度的盤桓呢？還是正被蘭澤的羣香簇擁著要升到澄碧的茫茫裏另外化作一顆嬌小的明星來點綴這個萬里無雲的天空？無論怎樣，我不敢妄加臆斷，我不敢驚亂她神聖高尚的使命。

不知怎樣我離開了這個幽香清遠的仙界。紅日早已東昇了，我還不甘輕易離開這個夢境的回憶。

* * *
妹妹就要回家了。再隔幾天我又要北行。總之這次妹妹離了我家，不會就來，要再來的時候，我早不在家了。等到冬天，妹妹早已出閣，我也不久就要辦什麼終身大事。唉！那時候縱再見面，情形大變，再像現在這樣一般還帶些孩氣時的歡聚，就難了。我覺得今天是一個重要的離別紀念

日，我只恐怕時候過得太快，失掉這最後一刻兒時遺下來的歡樂。我們現在勉強還算是小孩子呢，我決不願意妹妹就離開我的家園。

姑母要走了，我苦苦留著妹妹。妹妹要跟著姑母走呢，我覺得十分委曲。後來我索性同姑母說我要妹妹多留一會呢，姑母倒答應了。

妹妹是我留下來的，我當然要預備怎樣款待我的妹妹。我們坐在書房裏，我拿了些新近搜集的照相給她看。我又讓她檢了幾張小照相作我臨別的贈品。但是我總不敢提到離別的話，我更不忍明明白白提醒妹妹再見時的情形。也許妹妹出閣後我們就要感到隔膜，這是最可慮的事情。那時候不能再像從前一樣了，不能再像現在一樣了，我不敢預想。也許我們因為如此格外親熱了，但這也是不應該奢望的。我唯一的願望就是我們不因此而致於十分疏遠。我們可以有一種更純潔更高尚的愛。那時候她真成了我的親妹妹，我真成了她的親哥哥，我們永遠親愛著，相對默默，不知是沒有話講，還是有話說不出。紅日不肯輕易離開大地呢，放出異樣的光彩來，染得遍天燦爛。我們看見燦爛的雲霞，格外覺得紅日臨別的依戀。我們彼此格外了解了，我們

縱默默無言，我們的心靈好像有同樣的感覺，因為我們一同看到落日的依依不捨。

送妹妹上車的時候，我感覺到一塊光芒奪目的寶石就要從我掌握中永遠逃走時的悲哀。好像傍著香花生長的一棵小草，香花就要移到紫檀座上去，小草失掉了依戀，只癡想香花那裏飛來的蝴蝶還能不時帶些遺留來賞賜這棵可憐的小草。

(九)

妹妹在我家的時候又勸過我寫信給慧妹，我想時候隔了這樣久，也該寫回信了。提起筆來正在籌思怎樣措詞還沒有寫的時候，心坎裏深深印著並且時而現到腦海的只是妹妹勸我寫信的熱忱。她這樣的愛慧妹，我又豈不知道她的好意呢。

表現愛情，原來還可以有直接間接兩種方法，這是妹妹發明的吧。她愛及慧妹，關心到我們的將來，難虧她這樣為我着想！我呢，我只癡願妹妹將來有更豐富的生活更滿意的家庭，我却也沒有去盡我半點微薄的努力促進妹妹永久的幸福，我真是妹妹的罪人啊！

忽然一個念頭轉到心頭。妹妹不是要到一個新家庭去了麼？一個文雅的韻士就要供奉這

朵香花。可是香花供奉在紫檀座上，還讓不讓凡夫俗子去禮拜呢？記得祖母同我講過一個故事：在城隍廟裏有一個貴家小姐買了許多香燭去燒香。僕從們把香燭點好了，一個緊跟要錢的老乞婦，很不知趣地就趕過去磕頭，以致這位小姐因為功德全被乞婦搶去，大怒之下。唉！我也難免不被人驅逐啊！我固不應該像現在一樣愛妹妹了！我只可以當她是我的親妹妹，然後像小時候一樣地去愛她。這樣是可以的，但是我總覺得近來我們彼此的情感，不是那樣簡單。複雜綜合的。終於要經過一番淘汰，經過一番澄清了！我們再回到純潔的天真爛熳的情境罷！

妹妹愛慧妹呢，我也想法去結交妹妹將來的伴侶吧。這樣我們彼此可以表示相互間更密切的關係。人固可以為愛情而犧牲的，我不能時時刻刻供奉著香花，我就盡我的力去求灌溉的人多加愛護，就是我唯一的安慰了。

有一天本地在中學以上讀書的同學預備組織一個研究學術的會社。我也列席，因此認得許多同鄉。聽說妹妹將來的伴侶，也是一個會員，今天却因事未到。我想他假使到會，我因為妹

妹的緣故。一定很願意同他談話的。以後我若能盡我的力去幫助他於萬一，更是我所心願的，可惜今天他沒有到，但是我們不久可以結識的，這也未嘗不是一個安慰。

開完了會回家，看見祖母露著很不快意的神氣。不等到我問，她遞給我一張紙看。通知單是蘇州張家的報喪條子，原來太姨母忽然無病逝世。白頭妹妹，格外情深，自然悲痛異常，我也想不到什麼話去安慰祖母。

呆了一會。祖母看見我還拿著通知單呆著。提醒我說：『你可預備明天去吊喪吧！』

早晨匆匆搭車到蘇州去。蘇州我從沒有去過，路徑一點也不熟。幸虧車上碰到一個蘇州人，他告訴我洋車可以直到那裏，我纔放心。車錢的多少，我也幸而預先打聽了，沒有吃多大的虧。車輪輾轉了好久，纔到我所要找的一所房屋門前。門口繫著白布的綵子，一望而知是喪事人家。我遞了片子，一個僕人進去了好久纔出來問我：『你就是無錫的吳少爺麼？』我點了點頭。僕從們都很詫異地看著我。

前面遠遠望得見靈幃，就有幾個穿麻白衣裳戴一樑冠的出來迎接，他們同我差不多年紀，一望而知是我的表兄弟們了。我一直走到靈幃那裏，深深拜了四拜，匍匐着的孝子們向我謝禮，嚇得我滿臉通紅。這些都是我的表伯叔們，內中還有慧妹的父親呢。

好一片悽慘的哭聲，白孝幔上隱約露着些黑影。唉！我辨不出那一個是她的情影，我分不清那一陣是她的哀音！慧妹是她祖母所最鍾愛的，最淒傷的該是她的哭聲吧！唉！我沒有得機會同她笑語，怎樣倒先聽她的哭聲呢！好不幸的小鳥啊！怎樣就離開祖母的慈懷！我不禁暗中流淚。

這樣一片悲慘世界，我何以堪，匆匆告別，也無心去遊什麼姑蘇名勝，就一逕到了車站。我不是要見慧妹麼？怎樣就錯過了這個機會！再一轉念，慧妹正在傷悲，又何暇同我周旋？不知趣的我啊！我本來知道我們縱然見面，也沒有功夫多談，所以早就預備了一封信，打算親手遞給慧妹。夢想不能實現了，還只得煩勞郵差吧！原來信是這樣寫的：

「慧妹哀鑒：

芝蘭與茉莉 後篇

驚聞噩耗，痛心無已！吾妹驟失庇廕，當更悲切！明深自愧恨，未能早登堂拜謁，今也徒對靈幃而興哀思，能無孺慕之依依耶？太姨母跨鶴西逝，早登極樂，原無遺憾，望吾妹勿過於哀痛。

秋後家居以侍重闈，吾妹實有純孝之至誠，而明謬以就學爲勸，全不知風燭殘年，侍奉無日，追思前議，悔無可及。今竟如此，吾妹求學自無牽掛，然此豈吾所忍言者耶？

聞耗之下，家祖母哀痛彌甚，白髮姊妹，相感殊深也。家祖母以吾妹向依太姨母，頗以爲念。我祖母猶汝祖母也，吾妹或以此慰哀思於萬一乎？

匆促申唁，於禮不周，諸希督照，不盡縷縷。卽頌孝履。

『明留言』

原信本擬親手遞送，所以沒有封固，我在車站從新看了一遍，又在信後加了幾句：

『望靈幃而生悲，聞哀聲以懷想，未得親呈寸箋，只得仍煩綠衣人矣！蘇州車站明補誌』

傍晚到家以後，我把太姨母新喪，婚事自宜從緩的話同祖母說。祖母流淚著說：「這自然不能辦了！你姨婆最愛慧小姐了，眼巴巴就快有孫女婿，只差幾個月的功夫，竟不讓她老人家快快活活地熱鬧一場！」接著祖母歎息著說了好幾遍：「喜事辦不成了！」我知道她爲了這一層實在很不稱心。祖母本來正在傷心，並且太姨母這樣驟然仙逝，着實觸動了她的心境。她便悽慘地說：「好，以後你出洋回來再辦，也總不在我眼裏了！」說罷祖母兀自流淚。

我趕緊安慰祖母說：「請老人家不要擔心，喜事縱不辦，慧妹不久就可以到你老人家跟前來的。我出了洋，她會來陪伴你的。她從小沒有了娘，依着太姨母，現在太姨母過世了，可憐的小鳥自然會飛到你老人家庇廕之下來的。請你老人家放心吧。」

祖母就說：「慧小姐倒也真好，可是癡孩子你想人家沒有過門的小姐怎樣就會來陪伴我這個老太婆呢！」

我祇回答：「不要緊，不要緊，雖了慈懷的小鳥，就要飛到這裏來了。」

(十)

今天半夜就要離開我親愛的家鄉，重新北上。回顧一暑假裏享受了多享受不到的樂趣，經過了多少奇異古怪的幻想。我同慧妹的婚事總算解決了。我們好像認識些。我們不致於草率舉行那種滑稽的婚禮。衰老的慈鳥，同失依的小雛，就可以合在一起，補足一切的缺憾。

芝妹還是我所愛的。我們居然發明了一種新的方式。芝妹在關心慧妹呢，我也想採用她的方法。這樣我們無意之中把不規則放著的兩隻三角的鋒芒，完全裹住，而重重疊疊地放在一起。也許可以射出異樣的光彩來。芝妹就要成爲光彩彙集的交點了。我只希望偶而五彩的虹霓還能射到我的跟前。

我們覺得格外親熱了，因爲我們預料著一種更完美純摯的愛就要永遠像空氣一般隔離著我們。只此一層的隔離，我們十分親熱，我們格外親熱。

我愛香花，我希望供花的人加意愛護。我還不忘香花，我希望時常有蝴蝶飛過帶著餘香賜給一向傍著香花生長的小草。

祖母說：「你昨天到蘇州跑了一趟，今晚又就要動身，太辛苦了。姑母家就不必去辭行了吧！」但是我不肯聽祖母的話，終於去了。

姑母慇懃地款待我，妹妹還問我今天冬天幾時回來。我把喜事停辦一節同姑母說了，姑母說：「依理也是不能辦了。」我接著高興地說：「所以我晚婚的目的終於達到了。」妹妹聽著，好像露出欣羨而又怪我不該譏笑她的神氣。

姑母去招待新來的女客，只有妹妹伴著我。妹妹因我去國在即，勸我冬天回來一行。我只把大概不同的話答她。妹妹同我一起吃點心，我覺得別有滋味。這不久就要成離別的回憶了。我巴不得儘量地享受這片刻的快慰。我們就要離別了，我們再見不知作何感想！

充滿著情緒，也找不出話來閒談。妹妹把新近一個女朋友同她照的小照相給我看。妹妹立了一個池畔，玲瓏的假山石做著背景。我欣賞一回，就預備慢慢收藏起來。我說：「妹妹，這總要送我了！」妹妹也不作聲。

行色匆匆，百忙中趕來，我祇是爲著要看見我兒時的妹妹最後一面。不久她要出閣了，冬天

即使回來相見也別有不同了。這是我們孩兒時代永別前的一刻了。我又無法同妹妹申述我這點癡念。我只覺得這個離別比無論那一個離別更爲悽慘啊！成人的悲哀啊！

我滿心想同妹妹說：『今天我特地來看你的！』但是我一再要說，總沒有說出口來。我想我也就要走了，讓妹妹送我的時候再同妹妹說吧。妹妹聽說我就要走，竭力留我。我默默坐了一會，又要告辭。妹妹忽然想起剛纔的小照相來。她說照得不大好，等有好的再送你吧。不知怎樣神使鬼差，竟讓我遞還妹妹。其實照相又豈在好壞呢啊！我後悔不止！

妹妹還希望留我片刻，讓她叫人去告訴姑母一聲。姑母果然來了。姑母像每年一樣聲聲珍重送我到門口，妹妹也跟著。我要同妹妹說的話無從說了。我只默默唸著：『妹妹，我今天特地來看你的。』

我頭也不回地向前走，我覺得姑母同妹妹還在目送我呢。轉灣要到大街上了，我再回頭望，去一條寂無行人的街道旁邊，遠遠似乎還有人影。啊！再也不能經過今日的離別了！

『今晚車走，月亮倒好。』這是妹妹同我說的話。夜間臨別的時候，祖母有許多叮嚀咐囑。祖母望著明月歎息著說：『月兒又圓了。』我說：『我什麼這般皎潔，這般淒涼！』祖母說：『明兒啊！在車上好好睡息，不要貪看月兒。』

汽笛嗚嗚聲響，就要載我離開我的家鄉。最可恨的是滿口噴著火煙的怪物了！我每次離家的時候總是這樣想。

車輪軋軋，引起我千思萬慮。不自然的事終於不自然了。不自然的事只好任其自然了！這種解決的方法，可以算是解決了麼？神聖的愛情豈是這樣隨便調撥的麼？無勇氣的我啊！不澈底的我啊！這些終於是我的罪過啊！

我恨不得投進燒得通紅的煙囪裏去化成流液。我恨不得飛出窗外讓向後退縮的黑暗帶我到虛無漂渺之鄉。我終於是懦者啊！我怕懼已往種種的回憶，我疑慮以後種種的預望！

不能解決的問題，也是要解決的。解決得滿意，總算解決了。解決得十分不滿意，也應該鼓舞

著勇氣去承受一切，這樣，不能解決的問題，也算解決了。

。月兒圓得有趣，怎麼不像剛纔那樣悽慘了。月兒藏到雲霧彌滿裏，格外令人感到月光的皎潔。月兒不肯分散了鑽出來呢，月兒願意整個的被雲霧遮蓋著，因為她知道經過一番打擊，經過一番努力，就要格外圓滿，格外皎潔。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墜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 垂督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民國廿二年國難後第一版
 二月印行

(二七四一)

文學研究會叢書 芝蘭與茉莉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顧 一 樵

發 行 者 兼 印 行 者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 行 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張一平)

#81512

80

212814

lt

